



前漢書

二十



伊8
1735
36



元后傳第六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師古曰述其本系黃帝

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師古曰媯水名也水曲曰汭言因水為姓也汭音而銳反至周

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師古曰齊齊桓公曰齊古奔字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王

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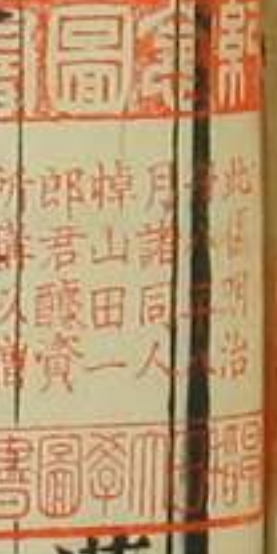
之王家因呂為氏師古曰齊南之地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齊南之地生賀字

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

遛當坐者師古曰懦音乃喚反逗音住又音豆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

二千石誅千石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呂下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

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嘆曰



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迺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城人年老者也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李奇曰此龜繇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舜後土也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盛而沙麓崩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與其齊田乎張晏曰陰數八八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至哀帝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師古曰直亦當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師古曰虛讀曰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二至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傷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李卿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讀曰嫡後呂妒去更嫁為河內

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師古曰任懷任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師古曰數計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數音所具反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為然迺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為家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迺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子憐之且曰為然及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迺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曰虞侍太子者師古曰此虞與娛同政君與在其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及太子朝皇后迺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恐不副皇后意故言不得已彊應曰此中一人可師古曰非其本心故曰彊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子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即袿衣之類也長

御卽呂爲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濁

姓也交送謂侍中夜庭令雜爲使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

御幸父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

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師古曰適讀曰嫡宣帝愛之自名曰驚字太孫常

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卽位是爲孝元帝立太孫爲太子以

母王妃爲婕妤封父禁爲陽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爲皇后禁位特

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諡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爲

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

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好燕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元帝不曰爲能而傳昭

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

輦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御坐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

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師古曰右讀曰佑助也語在丹傳上亦曰皇

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爲

孝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

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爲安成侯食邑萬

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師古曰塞滿也

言四方皆滿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

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非高

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師古曰見顯示言事者多以爲然鳳於

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卽位思慕諒闇師古曰諒闇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

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弗星

天地赤黃之異師古曰弗與字同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

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

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

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母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諡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為同產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崇同母也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荀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還王氏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顯師古曰顯與專同凡事皆不自專也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奇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

賦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

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

曉大將軍師古曰曉猶白

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

是語鳳鳳以為不可迺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

不平師古曰言多疾痰

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

賜十倍於它王不臣往事為繼介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繼介之嫌怒共王之來朝

也天子畱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一朝

有它且不復相見師古曰它謂晏駕也

爾長畱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

王因畱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

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

藩在國今畱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詭違也故天見戒師古曰見顯示宜遣王之國

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師古曰言迫於鳳不得止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京兆

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師古曰建立其議也迺奏封

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曰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佐善而災惡曰瑞異為符效今陛下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近音巨斬反所已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顛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顛擅朝事曰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師古曰本呂音商也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率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曰憂死眾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曰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

就館也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明鳳所言非實且羌胡尚殺首子呂盪腸正世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

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辭之則不見者可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

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師古曰微

也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曰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

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

左右師古曰辟讀曰闢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獨

側聽具知章言曰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駑愚戇得曰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

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

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

師所誦說咸曰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師古曰

三爻辭也此臣二當退也河平曰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

餐此臣三當退也師古曰空廢職任徒受祿秩也陛下曰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

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

死輦轂下師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不當曰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曰來

所苦加侵師古曰誠實也曰日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

下神靈未埋髮齒朞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

臣曰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曰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

被恩見哀重巍巍也師古曰巍巍高貌重音直用反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師

曰論者不云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

而親倚鳳弗忍廢迺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屢臻

咸在朕躬將軍乃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

不云乎公毋困我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今我困務專精神安心自持

期於亟瘳稱朕意焉師古曰亟急瘳差也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

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

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

致其大逆罪曰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

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

史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家寮屬者皆得大官又曰侍中太僕音為御史大夫列于三

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

人僮奴曰千百數羅鍾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

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師古曰彌竟也言望極也屬音之欲反百姓歌之曰

前漢九十八

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

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鄠二縣

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安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按李說土山漸臺西白虎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

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

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

譚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

僭無巨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救師古曰救整也臣敢以死保之及

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

初譚倨不肯事鳳師古曰倨慢也音據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

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

嗣侯為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

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

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

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

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

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

近棧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

韓濯越歌師古曰韓與揖同濯與濯同皆所以行船也今執揖權人為越歌也韓為權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為橈音饒越歌為越之歌上幸商第

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

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圖云在未央宮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

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迺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

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

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孟說是青瑣者刻為連環文而青塗之也紅陽侯

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

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

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為之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

外家宗族疆上一身寢弱日久師古曰寢漸也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刑罰君其召諸

侯令待府舍師古曰今總集音之府舍待詔命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

事車騎將軍音藉橐請罪師古曰自坐橐上言就刑戮也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

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謚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

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常

以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

封曼為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為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

長為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七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

薨也迺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

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為

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弔贈如大將軍謚曰敬侯子舜

嗣侯為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

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憫之更召為

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謚曰景

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迺廢

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

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謚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和

元年前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為王王

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為王求漢嗣根為言上亦

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為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迺益封

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

召外屬能謀議為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

罪與紅陽侯立相連師古曰伏罪謂舊罪陰伏未發者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

曲陽侯根薦莽自代上亦曰為莽有忠直節遂擢莽從侍中騎

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

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迺下詔曰

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

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

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

三百五十戶呂莽為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

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呂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

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二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師古曰效獻也

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

獻其款誠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大治第宅第中起土山

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

懷姦邪欲筦朝政師古曰筦與管同推親近吏主簿張業呂為尚書蔽上壅

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

大臣師古曰至親謂於成帝為舅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

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視三百石置酒歌舞捐忘先

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呂外親繼父為列侯

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呂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

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迺背忘恩義呂

根嘗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哀帝為嗣也遣就國免况為庶人歸故郡根及况父

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後二歲傳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

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

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

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曰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曰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供養太后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衛反敕令親屬引領曰避丁傳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曰莽為大司馬與其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頗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曰誑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諡曰荒侯子柱嗣仁諡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

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師古曰風讀曰諷又奏尊莽為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已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君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買師古曰此虞與娛同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二十里也存見孤寡貞婦春幸繭館師古曰漢宮閣疏云上林苑有繭觀蓋營繭之所也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被除師古曰桑採桑也遵循也山宮冬饗飲飛羽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雨校獵上蘭師古曰上蘭觀名也在上林中登長平館師古曰在長平坂也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莽因曰太子宮幸近可壹往

遊觀不足以爲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太后芻弄兒

病在外舍服虔曰官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莽自親侯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

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卜相

爲最吉廼風公卿奏請立嬰爲孺子師古曰風讀曰颯令宰衡安漢公莽踐

祚居攝如周公傳成王故事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

爲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

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師古曰言所見

者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

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太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

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藉即天子位因

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臧長樂宮及

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救太后

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

蒙漢家力富貴累世師古曰而汝也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

國師古曰孤寄言以孤寄託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

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師古曰若亦汝變更正朔服制

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

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

芻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廼仰謂太后臣等

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

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廼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

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廼爲

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

璽綬恐不見聽而莽踈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

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悲對之辭也莽因曰此詩德

之臣也師古曰詩乖也音布內反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太皇太

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服虔曰銅壁如璧形以銅為之也莽迺下詔曰予視羣公

咸曰休哉師古曰視讀曰不休美也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

為子更命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

際信於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母共具之祥師古曰共音居用反

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祇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

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紱師古曰比紱謂璽之組也以當順天心光于

四海焉太后聽許莽於是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初莽為

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

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

孝元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

篡食堂孟康曰篡音撰晉灼曰篡具也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

太后好出遊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

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音預何為毀壞之

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今有知我迺人之妃妾

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媢神多矣能久得

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

不為然愈不說師古曰說音曰悅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更漢制也師古曰更亦改

又改漢正朔伏臘曰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

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

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楊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

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泰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

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為
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為將軍戰死上聞之封丹子泓為武桓
侯至今師古曰泓音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
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數音所用反及王

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

更持國柄師古曰更工衡反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

卷卷猶握一壘師古曰卷音其圓反解在劉向傳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慈夫

元后傳第六十八

漢書九十八

漢書九十八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漢書九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巨元成世封

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云九侯以鳳本嗣禁為侯

唯莽父曼蚤死不侯師古曰蚤古早字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

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事母及

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師古曰敕救整也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

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師古曰謂伯父也以居長嫡而繼統也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

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巨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

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巨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

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闕上谷都尉陽竝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

中

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

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

愈謙散輿馬衣裳振施賓客師古曰振舉也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

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師古曰更音工衛反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

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師古曰激音工歷反而慙音女六反莽兄

永為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師古曰振較也

息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

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師古曰比音必寐反數音所用反為私買侍婢

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師古曰謂女也莽聞此兒種宜

子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為買之即曰呂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

姊子淳于長呂材能為九卿先進在莽右師古曰其在右也莽陰求其罪

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呂獲忠直語在長傳根因

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

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師古曰鳳商音根四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也欲令名譽過前

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呂為掾史賞賜邑錢悉呂享士愈為儉

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

者曰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

遣尚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

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師古曰移書言病也一日以病而移居也呂著朕之不能奉順先

帝之意師古曰著明也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

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

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時哀帝祖母

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曰子貴
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未央
宮置酒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師古曰坐旁音材臥反莽案
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已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
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師古曰會謂至要且酒所也重音宜用反莽復乞骸骨哀
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
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蘇林曰使黃門在其家中為使令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侯
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
閔焉其曰黃郵聚戶二百五十益封莽服虔曰黃郵在位特進給事中
朝朔望見禮如三公師古曰見天子之禮也見音胡電反車駕乘綠車從師古曰綠車皇孫之車天子出行令莽乘之以
從所以從所以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
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

為庶人上曰曰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
中子獲殺奴到一曰獲者莽子之名也今書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
上書寬訟莽首曰百數師古曰言其合管朝政不當就國也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
崇等對策深頌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曰莽貴
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師古曰姓孔各休宛縣人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
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曰
為好師古曰結歡好也音呼到反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瘕師古曰瘕創痕也痕音下恩反美玉
可曰滅瘕欲獻其瑒耳即解其瑒服虔曰瑒音衛蘇林曰劍鼻也師古曰瑒字本作瑗從玉彘聲後轉寫者訛也瑒自雕瑒字耳
也首蒙也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耶師古曰賈讀曰價言其所有價直也遂椎碎之師古曰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
自裹曰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
餘哀帝崩無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
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

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
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太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
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為大
司馬與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師古曰飭讀與
敕同敕整也太后
所信愛也莽白曰舜為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為孝平
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
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傳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
曰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
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
不說者師古曰說
讀曰悅莽皆傳致其罪師古曰傳讀曰附附
益而引致之今入罪為請奏令邯持與光
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曰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
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

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曰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大
后令已不得肆意師古曰肆
肆放也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
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師古曰妄稱譽
之誤惑朝廷也後白曰官婢楊寄私子
為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難曰示來世成
繼祿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師古曰
比類也
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師古曰
力勉力
今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
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
猶徐也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曰脅持上下
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
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
蔡師古曰蔡或作
捺字音扶云反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曰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
方師古曰外示稟厲之
色而假為方直之言欲有所為微見風采師古曰見
音胡電反黨與承其指意而顯

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曰惑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始風

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師古曰風讀曰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

詔曰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

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

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誠曰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師古曰著

明也將曰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

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

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

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曰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

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

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

廣平之貌也故引之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

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箱莽稱疾

不肯入太后使尚書令恂詔之曰君曰選故而辭曰疾師古曰選善也

加號疇邑乃以疾辭君任重不可闕曰時亟起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莽遂固辭太后復使長

信太僕閔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

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傅相

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曰光為太師與四輔之

政師古曰與讀曰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

功德茂著益封萬戶曰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

信仁篤師古曰篤厚也使迎中山王輔導其養曰安宗廟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封豐

為廣陽侯食邑五千戶曰豐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

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邯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為承陽侯食

邑二千四百戶師古曰承音蒸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

師古曰承音蒸

五

讓朝所宜章。臣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能為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其臣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封功如蕭相國。臣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臣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今，傳之無窮。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羣僚眾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已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師古曰：言莽致。白雉之瑞，有周公相成王之象。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于帝，期於致平。師古曰：致，太平。毋違朕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師古曰：給，足也。家給，家家自足。羣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已聽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師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府吏員也。倍，故數多於人各一倍也。奉音扶用反。百姓

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臣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臣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語在平紀。莽既說眾庶，師古曰：說，讀曰悅。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師古曰：風，讀曰諷。奏言往者吏臣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師古曰：比，至平帝加元服以來。太后且統政也。比音必寐反。今眾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宜。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臣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巍巍，高貌也。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曰豫。自今臣來非封爵，乃臣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臣知其稱

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
與人主伴矣莽欲曰虛名說太后師古曰說讀曰悅白言親承前孝哀丁傅
奢侈之後百姓未瞻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曰視天下師古曰繒
練謂帛無文者視讀曰示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
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帥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
膳誠非所巨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爭
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
嘉禾休徵同時竝至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
闊略思慮師古曰闊寬也略簡也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
驩心備共養唯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
出乎門闕師古曰闕門也音域國不蒙佑皇帝年在繼祿未任親政戰戰兢兢
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師古曰微無也是曰孔子見

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也勤身極思憂勞未
緩故國奢則視之曰儉師古曰視讀曰示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
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孰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
焉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味師古曰皇服也靡細也庶幾與百僚有成其
勗之哉師古曰勗勗勉也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師古曰素食即菜食也解在霍光傳左右曰白太后遣
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巨時食肉
愛身為國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
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
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巨誑耀媚事太后
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巨女配帝為皇后巨固其
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媵未充師古曰液與掖同音通用乃者國
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師古曰取皆讀曰娶正十二

女之義呂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師古曰適讀曰嫡謂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眾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

與已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眾女竝采太后呂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呂上守闕

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

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呂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

自白宜博選眾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呂貳正統師古曰皇后之位當在莽女也莽白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

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師古曰窈窕幽閑也宜承大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

也信鄉侯終上言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遇父母謂泰卦乾下兌上天下於地是配享之卦師古曰王音于放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

反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褻紀子稱侯師古曰解在外戚恩澤侯表也安漢公國未稱古制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亦同事下有司皆白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

臣呂重宗廟孝之至也終言應禮可許請呂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呂配至尊復聽眾

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呂共朝貢師古曰共讀曰供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

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呂其三千三百萬子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

受聘踰羣妾亡幾師古曰亡幾不多也亡讀曰無幾音居豈反其下並同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莽復呂其千萬分子九族貧者陳崇時為大司徒司直與

張敞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為崇草奏稱莽功德師古曰草謂創立其文也崇奏之

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束修師古曰束修謂初學宮之時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

厚骨肉之寵師古曰兩宮謂成帝及太后被諸父赫赫之光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財饒執足亡所

悟意師古曰悟逆也無人能逆其意也悟音五故反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

立師古曰拂違也矯正也拂音佛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

眾莫不聞清靜樂道温良下士師古曰下音胡嫁反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

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公之謂

矣及為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師古曰首

立其事也立其事也周公誅管蔡季子鴆叔牙師古曰解並在前公之謂矣是曰孝成皇帝命公

大司馬委曰國統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師古曰欲

今丁姬為帝太后也公手劾之曰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師古曰坐

師古曰曰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師古曰大雅蒸

人之詩美仲山甫之德茹食也強圉強梁圉扞也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

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

事上下壹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師古曰詭違也辟讀曰僻斥逐仁賢誅

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應劭曰胥原子胥屈原也師古曰遠去朝廷而就其侯國朝政崩壞

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遂如髮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遂音直類反詩云人之云亡邦

國殄賴師古曰大雅瞻仰之詩也殄盡也賴病也言為政不善賢人奔亡矣天下邦國盡困病也賴與萃同音才醉反公之謂矣當此之時

宮亡儲主董賢據重加曰傅氏有女之援師古曰謂哀帝傅皇后皆自知得罪天

下結讎中山張晏曰傅太后謔中山馮太后陷以祝詛之罪則必同憂斷金相翼師古曰引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翼助也

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冤更徵遠屬事

執張見其不難矣師古曰言哀帝既崩丁傅董賢欲稱遺詔樹立黨親共立幼主以據國權也遠屬國之宗室疎遠者也賴公立入即

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師古曰無前謂無有敢當

者盱衡厲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眉揚目也師古曰盱音許于反乘其未堅厭其未發師古

日厭音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持刺謂持兵刃以刺

雖有楞里不及回知師古曰楞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為秦相時人號曰智囊雖有鬼谷不及造次師古曰鬼谷先生蘇秦

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師古曰還日還也言其速疾

霍然四除更為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師尚父太公也亮助也言太公武殺若鷹之飛揚佐助武王以克殷

也孔子曰敏則有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

內故泗水相豐稜令邯師古曰甄豐甄邯也稜讀曰邯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

社稷奉節東迎皆曰功德受封益土為國名臣書曰知人則括師古曰括也非為身也遂不受晏平仲齊大夫晏嬰

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申包胥楚大夫也吳師入郢楚昭王出奔包胥如秦乞師秦出師以救楚昭王及國欲賞包胥辭曰吾為君

孔子曰能曰禮讓為國乎何有師古曰也此道佐齊景公景公欲封之讓而不受

公之謂也將為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為首公

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

為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

統揖大福之恩師古曰揖謂讓而不當也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

嗣書曰虞書舜典之辭言舜自讓德薄不足曰繼帝堯之事也公之謂矣自公受策曰至于今

日新其德師古曰日新其德也翼後音千句反其字從不增修雅素曰命下國後儉隆約曰矯世俗

教子尊學曰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

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溫溫柔貌也如集于木恐憶隆耳

求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君子好學樂道故志不在安飽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師古曰糴得

已物物叩市日闕亡儲師古曰物物叩市言其衣食所須皆買之於市不自營作而不奪工商利也闕盡也日闕言當日即盡不蓄積也叩音牛向反

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錢獻田殫盡舊業為眾倡

關音空

穴反

前漢九十九上

九

始師古曰倡音尺尚反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師古曰鄉讀曰嚮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

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張晏曰令尹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而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張晏曰令尹子文自

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張晏曰令尹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難仕而逃祿朝不及夕也師古曰子文楚令尹鬬穀於菟也公儀子魯國相公儀休也拔其園葵不奪園夫之利食菜曰茹音人諸反公之謂矣開門延

士下及白屋師古曰白屋謂庶人白茅覆屋者也婁省朝政綜管衆治師古曰婁古屢字親見牧守

且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且事一人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也一人天子也解讀曰

讀曰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師古曰乾卦九三爻辭也乾乾自強之意惕懼也厲病也公之謂矣比三

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師古曰比頻也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四海輻

奏靡不得所書曰納於大麓列風雷雨不迷師古曰虞書舜典叙舜之德麓錄也言堯使舜大錄萬機之政

一曰山足曰麓言有聖德雖遇風雷不迷惑也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師古曰鮮音先踐反

而公包其終始一且貫之可謂備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且貫之謂忠恕是且二

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効得賢之致哉故

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且伯禹賜玄圭周公受郊

祀師古曰尚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言賞治水功成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乃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十乘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蓋且達天之使不

敢擅天之功也師古曰言天降賢材以助王者王者當申達其用而不敢自專揆公德行爲天下紀師古曰揆度也紀理也

觀公功勳爲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褒不副師古曰配對也誠非所

且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

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

遴師古曰遴與云同苟有一策卽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繇旄頭

壹明樊噲封二千戶孟康曰公孫戎奴也高帝時爲旄頭郎晉灼曰楚漢春秋上東園項羽聞樊噲反旄頭公孫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戶師古曰此

公孫戎耳非戎奴也戎奴自武帝時人孟說誤矣繇讀與由同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千

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且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繼祿

皆爲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二人延及兄孫夫

皆爲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二人延及兄孫夫

絳侯即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執其事

雖醜要不能遂李奇曰言勃之功不遂而霍光據席常任也晉灼曰醜衆也言勃欲誅諸呂其事雖衆要不能以呂后在時而遂意也師古曰說皆非也遞繞也

謂相圍繞也言絳侯之時漢家外有藩屏盤石之固內有朱虛骨鯁之強諸將同心圍繞扶翼呂氏之黨雖欲作亂心懷醜惡事必不成言勃之功不足多也遞音帶霍光即

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服虔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去

朝也莽嘗退就國是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也

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

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師古曰光誤徵昌邑王不得其人也

及至青戎標末之功服虔曰標音刀末之標謂衛青公孫戎也師古曰標音匹遙反一言之勞然猶皆

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

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豈特與

若云者同日而論哉師古曰若云謂若向者所云絳霍青戎也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

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無首謂無出其上也檢局

也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度百里之限師古曰度亦踰越也越九錫之檢開七百

里之字師古曰解竝在前也兼商奄之民師古曰商奄二國名賜呂附庸殷民六族師古曰謂條

大路大旂師古曰解已在前面也封父之繇弱夏后之璜師古曰封父古諸侯也繇弱大弓名也半辟曰璜

祝宗卜史師古曰太祝太宗太卜太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師古曰既有備物而加之策書也一曰典策春秋之制也官司彝

器師古曰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之器也一曰彝祭宗廟酒器也周禮有六彝彝法也言器有所法象之貌耳白牡之牲師古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呂禘禮祀周公於

郊望之禮師古曰郊即上祀帝於郊也望謂望山川而祭之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師古曰魯頌闕

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師古曰周公六子伯禽之弟也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師古曰

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

定著於令師古曰謂吳芮也解在芮傳番音蒲河反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

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呂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

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

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師古曰事見左傳襄十一年微無也取其臣竭忠曰辭功君知

臣曰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

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曰為

國也臣愚曰為宜恢公國師古曰恢大也今如周公師古曰恢大也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

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

然感德師古曰較明貌也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師古曰言臻其極無闕遺唯

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師古曰儀形謂則而象之敕

蓋伯禽之賜無遜周公之報師古曰報備也遜與宏同今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師古曰此為法之始

寬事起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

亂國家幾危社稷師古曰撓擾也音火高反幾音巨依反今帝曰幼年復奉太宗為成帝

後宜明一統之義曰戒前事為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

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

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

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語在衛后傳莽不聽宇與

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曰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

怪曰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

第門支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師古曰焉其名繫獄須產

子已殺之師古曰須待也莽奏言宇為呂寬等所誣誤流言惑眾惡與管蔡

同罪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

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亡柰下愚子何曰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

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曰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

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師古曰四國謂三監及淮夷耳公其專意翼

國期於致平師古曰翼助也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

桀素非議已者內及敬武公主師古曰元帝女弟也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已百數海內震焉大司馬護軍裒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為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臯喟然憤發作書八篇已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已教授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已著官簿比孝經師古曰著官簿言用之得選舉也四年春郊祀高祖已配天宗祀孝文皇帝已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為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惠之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

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鞞師古曰此鞞印之組也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為一萬萬已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鞞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已直功師古曰謙直當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眠事邪師古曰眠古視字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鞞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為入尤多師古曰召讀邵皆止於公公欲自損已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已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已尊

皇后非為公也功顯君尸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師古曰信讀曰申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眠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眠事上書言臣曰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曰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為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為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為新都侯號為安漢公官為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如淳曰前時飢省官職今豐宜復之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衆事者謂大臣也臣愚曰為宰衡官曰正百僚平海內為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

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鞅如相國師古曰鞅亦謂組也朕親臨授

焉莽乃復曰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共養者師古曰太

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師古曰鄉讀曰嚮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作而

退雖文王卻虞芮何曰加師古曰卻退也虞芮二國名也並之河之東二國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聞文王之德乃往斷焉入周之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乃相謂曰我小人也不可以

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羽林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從宰

出衡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師古曰相代而持也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

稱敢言之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

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負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

十一人曰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

兵法史篇文字

通知其意者皆詣

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書也籀音直救反

也其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

履君子之庭遂相讓以其所爭為閑田而退

師古曰相代而持也

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從宰

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
乖繆壹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
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今安漢公
起于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師古曰爛然章明之貌公曰八月載生
魄庚子師古曰載始也魄月魄也奉使朝用書孟康曰賦功役之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師古曰翊明也
辛丑者庚子之明日也越發語辭也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竝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
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已加宰衡位宜在諸
平字或作丕亦大也侯王上賜已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服虔曰大國乘車如駟馬二大國王之乘車也駟馬二
師古曰駟馬並駕也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
盡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
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為列侯餘皆
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已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

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
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師古曰亟急也於是莽上書曰臣已外屬
越次備位未能奉稱師古曰稱音尺證反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已治
民作樂已宜風四海奔走百蠻竝師古曰竝即臻字也辭去之日莫不隕涕
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於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
下有葭莩之故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筍裏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為喻葭音加莩音孚又得典職每歸功列
德者輒已臣莽為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
慙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小任大夙夜悼栗常恐
汚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
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已五年
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
能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已聞不能得什伍師古曰言皆不曉又遺忘也當被

無益之辜所已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

公之故也師古曰休庇廕也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

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

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已傳示天

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聞非則臣莽當被誅上誤朝之罪師古曰間音居竟反

如無他謹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

哀憐財幸師古曰此財與裁同通用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於天下是

已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

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雖曉喻罷遣猶不肯去

告已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

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

聽公制作畢成羣公已聞究于前議師古曰究竟也其九錫禮儀亟奏師古曰亟急也

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皆曰聖

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

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張晏曰宗臣有勳勞為上公國所宗者也周禮上公九命九錫也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今九

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師古曰章明也時是也雍亦和也自聖

瑞畢溱太平已洽師古曰溱亦與臻同帝者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

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

已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師古曰禮合文嘉云九錫

皇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請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師古曰進前虛已而聽也前公宿

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于長已彌亂

發姦師古曰彌讀日弭弭止也登大司馬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即位驕妾窺欲姦臣

萌亂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

朝臣論議靡不據經曰病辭位歸于第家為賊臣所陷就國之後
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是夜
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于公引
納于朝即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綏
和元壽再遭大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
地之位定張晏曰定冠婚之儀徙南北之郊也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
之失張晏曰封先代之後立古文經定迭毀之禮也天下和會大眾方輯師古曰輯與集字同詩之靈臺書之
作雒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復興師古曰靈臺所以觀氣象者也文王受命作邑于豐始立此臺兆度自勸就其功作謂成周也周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豐鎬相近故總曰鎬京成周既城遷殷頑民使居之故云商邑之度也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
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曰光大孝是曰四海雍雍萬國慕義
蠻夷殊俗不召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師古曰蠻夷漸染朝化而正衣冠奉其國珍來助祭尋舊

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
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眾祥之瑞七百有餘
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
宰衡位在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曰助祭共文武之職師古曰共讀曰供乃
遂及厥祖師古曰榮寵之命上延其先祖也於戲豈不休哉師古曰於戲讀曰嗚呼休美也於是莽稽首再
拜受綠韞袞冕衣裳師古曰此韞謂蔽膝也或謂韞韞音弗韞音畢瑒瑒瑒瑒孟康曰瑒瑒瑒瑒之飾上曰瑒下曰瑒詩音蕩瑒音布孔反必音必句履孟康曰今齊祀履寫頭飾也出履一鸞路乘馬師古曰鸞路車之施鸞者也解在禮樂志四馬曰來音食證反其下亦同龍旂九旒皮弁素積師古曰素積積素裳也戎路乘馬師古曰戎路戎車也彤弓矢盧弓矢師古曰彤赤色盧黑色左建朱鉞右建金戚師古曰鉞戚皆斧屬甲冑一具
也師古曰冑音冑又音羊九反圭瓚師古曰以圭為勺末九命青玉珪二
師古曰青者春色也東
方生而長育萬物也
煩義皆不
故無取云
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

卜史官皆置晉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為門衛當出入者

傳籍師古曰傳猶著也音附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孟康曰傳符也師古曰音張戀反呂楚王

邸為安漢公第大繕治通周衛祖禰廟及寢皆為朱戶納陛陳崇

又奏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

有騎士所曰重國也奏可其秋莽曰皇后有子孫瑞通于午道張晏曰時

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午午火也水以天一為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

壯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之中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

道者各于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

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為市無二賈師古曰言純實也賈音價官無獄訟

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師古曰象刑解在武

紀及刑法志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曰治明堂宣教化封為列侯莽既致

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迺遣中郎將

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

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

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

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

種自生或蠶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

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曰時處業置屬

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

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

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

舉地為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曰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

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臣又聞聖

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曰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服虔曰唐

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方三千里漢地南北萬三千里也凡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

二州後定為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

為九謹臣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臣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

犯者徙之西海徙者臣千萬數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上書師古曰王子侯

年表泉陵節侯賢長沙定王子本始四年戴侯真定嗣二十二年薨黃龍元年頃侯慶嗣此則是也此傳及翟義傳並云泉陵地理志泉陵屬零陵郡而表作泉陵表為誤也言周

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

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冬熒惑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

命於泰時戴辟秉圭願臣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

言師古曰詐依周公為武王請命作金滕也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

與定天下吏六百石臣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

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師古曰王之見在者列侯廣戚

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廼選玄孫中

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臣為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蹏奏

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師古曰浚抒治之也蹏音許上圓下方有丹書

著石師古曰著音直略反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

羣公臣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

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

攝臣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太后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

詔曰蓋聞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臣統理之君年幼稚必

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

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人代天理治工事也朕臣孝平皇帝幼年且統國政

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師古曰屬付也幾音日冀屬音之欲反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已使

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臣嗣孝平皇帝之後

師古曰差度謂擇也度音大各反玄孫年在繼祿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

輔政三世比遭際會安光漢室師古曰比類也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

異世同符今前輝光躡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

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

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曰武功縣為安漢公采地師古曰采

受地故謂之采名曰漢光邑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

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其

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師古曰共讀曰恭烈業也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

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師古曰隊音直類反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其上下

遇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其謀乃亡隊命師古曰周書君爽

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邵公不悅周公作君爽以告之爽召公名也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

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亡

失其命也共音恭非音匪說曰師古曰謂說經義也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

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師古曰召讀曰邵說讀曰悅次下並同禮明

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師古曰依讀曰謂

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

時武王崩纘麤未除師古曰纘音千回反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

非乃六年而踐阼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

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師古曰贊謂祭祝之辭也成王加元

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師古曰周書洛誥載周公告成王之辭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也復音扶目反周

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

祚服天子執冕師古曰此執亦謂裳也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

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

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師古曰贊謂祭祀之辭也其音恭民臣謂之攝皇帝

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曰皇帝之詔稱制曰奉順皇天之心輔翼

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師古曰遂成也其朝

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
禮故事臣昧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
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成
禮而去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
月已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呂王舜為太傅左輔
甄豐為大阿右拂師古曰拂讀曰弼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
石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師古曰安衆康侯月長沙定王子崇即月之玄孫子也見王子侯表安漢
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
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
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
因為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幾弃師古曰幾亦音巨依反賴蒙
陛下聖德扶服振救師古曰陛下謂莽也服音蒲北反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

朝統政發號施令動已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竝錄支親建立

王侯南面之孤計已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師古曰復音扶且反得比肩首復

為人者嬪然成行師古曰嬪然多貌也行列也嬪音匹人反行音下郎反所已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

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

下喁喁引領而歎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顛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故棟引之也洋音羊又音翔

皇太后日昃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師古曰先為設問復陳其事也亂則統其理

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

暑勤勤師古曰屑屑猶切切動作之意也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師古曰孳孳不怠之意也音與攷同凡已為天

下厚劉氏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師古曰諭曉也而安眾

侯崇乃獨懷惇惑之心操畔逆之慮師古曰惇垂也與兵動眾欲危宗廟惡

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

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

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奔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

殃師古曰半步曰跬謂一舉足也音宗繁反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笑也同時斷

斬懸頭竿杪師古曰杪末也音莫小反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為計若此豈不諄哉師古曰諄也音布內反

濁焉李奇曰掘其宮以為池用貯水也師古曰豬謂畜水汗下也汗音烏名曰凶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墟故居也言凶人所居也雖生菜茹

而人不食師古曰所食之菜曰茹音人庶反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師古曰棧謂以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一見以為戒也師古曰辨讀曰班出門見之著已為

戒師古曰著明也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驚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

則拂其頸師古曰拂戾也音佛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

牆師古曰仆倒也夷其屋焚其器師古曰夷平也應聲滌地則時成創師古曰滌地猶言塗地則時即時也創傷也音初良反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已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

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為宗室倡

始師古曰偁音先向反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鍤盤也豬崇宮室令

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已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

夫議已明好惡視四方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公卿曰皆宜

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

或見萌芽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其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

已杜衍戶千封嘉為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

為淑德侯長安謂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曰竦之字力戰鬪不如巧

為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百餘人汗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

皆汗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已莽權輕也宜尊重已填海

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置率更令廟

廡厨長丞中庶子虎賁已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

廡厨長丞中庶子虎賁已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

廡厨長丞中庶子虎賁已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

廡厨長丞中庶子虎賁已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

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可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太司空豐輕車將軍部步兵將軍建皆為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師古曰說音悅次下亦同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為同心侯林為說德侯光孫壽為合意侯豐孫匡為并力侯益郡建各三千戶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師古曰幡音敷元反其字從巾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竝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輪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犇命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師古曰東子楊王之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師古曰共讀作供郡國疑惑眾十餘萬莽惶

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師古曰放係也大誥周書篇名周公所作也故音甫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曰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師古曰諭曉告之

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阨塞槐里男子趙明霍

鴻等起兵呂和翟義師古曰和音胡卧反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

攻長安眾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將兵拒之呂

太保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

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司

威陳崇使監軍師古曰為使而監軍於外上書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師古曰心與龜合也

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

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

虜仍破師古曰思慮也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眾將未及

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師古曰說音曰悅三年

三年

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於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已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已配上帝是已四海之內各已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已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已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為亡道殘滅諸侯已為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已勸善興滅繼絕已永世是已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

流言東郡逆賊惑眾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

享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蘇林曰爵五

男也地四等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殷爵二等有其說無其文師古曰公一等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孔子曰周

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監視也二代夏殷也郁郁文章貌臣請諸將帥

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

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已羌為號槐

里已武為號翟義已虜為號羣臣復奏言太后修功錄德遠者千

載近者當世或已文封或已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

背依踐阼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師古曰已止也宜進二子爵皆為

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

子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

封為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

曰進攝皇帝子襄新侯安為新舉公賞都侯臨為襄新公封光為
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呂封莽孫宗為新都侯莽
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
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今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
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已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
安輯海內也師古曰輯字與集同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天其子太甲幼少
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已與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
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已成周道師古曰屏猶擁也是已殷有翼翼之
化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邑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止也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謂成康今
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師古曰比類也周頌閔予小子之篇委任安漢公
辛尹羣僚衡平天下師古曰宰治也尹正也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師古曰共
曰恭上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已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

公居攝踐祚將已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

祕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師古曰茂美也聖心周悉卓爾

獨見發得周禮已明因監李奇曰殷因於夏禮周監於二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

尼之聞韶師古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天縱多能而識微也故取喻耳日月之不可階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叙孔子德云他人賢者丘陵也猶天

之不可階師古曰論語云孔子而升也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師古曰論語云孔子

此其所已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効也今功顯君薨禮庶

子為後為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已

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太宗之後上有天

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

厥元孫俾侯新都師古曰建立也元長也謂立莽孫宗為新都侯也俾使也為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

置止吾止也辭如平地雖覆一匱進吾往也匱者織草為器所以盛土也言人修德行道有若為山雖于平地始覆一匱之土而作不止可以得成故吾欲往觀之今此議者謂莽修行致化致於太平本由一匱也

師古曰建立也元長也謂立莽孫宗為新都侯也俾使也

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其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
王為諸侯總綰弁而加環絰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絰也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同姓則麻異姓則

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總綰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已
應聖制莽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

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為收繫致其
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眡孰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字及獲字也皆為莽所

殺故云然中讀曰仲遂母子自殺及况皆死初莽已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
後悖虐復曰示公義焉服虔曰不舍令光子嘉嗣爵為侯莽下書曰退

密之義訖于季冬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莽年也師古曰虞書故
乃但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過密入音遏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

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
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
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師古曰千人官名也屬車騎將軍扈其姓雲其名京言齊郡新井

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
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阨承天威命詔臣

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師古曰兢兢慎

也業業危也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
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

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師古曰入誠實也

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巴郡石牛戊午雍

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
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

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眡說師古曰眡古視字也視其文而說其意也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
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

識書臧蘭臺師古曰蘭臺掌圖籍之所臣莽曰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

識書臧蘭臺師古曰蘭臺掌圖籍之所臣莽曰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

識書臧蘭臺師古曰蘭臺掌圖籍之所臣莽曰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

識書臧蘭臺師古曰蘭臺掌圖籍之所臣莽曰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

識書臧蘭臺師古曰蘭臺掌圖籍之所臣莽曰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

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師古曰孟長也

侯之長也封者衛康叔名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

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已解在上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

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師古曰共音曰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

呂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

夜養育隆就孺子師古曰隆長也成就之使其長大也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

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

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呂視即真之漸矣

師古曰視讀曰示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

哀章師古曰梓潼廣漢之縣也潼音童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

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

予黃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

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

師古曰竄謂則著也凡為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并石牛事下即日

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呂聞戊辰莽至高廟拜

受金匱神壇師古曰壇古禪字言有神命使漢禪位於莽也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

書曰予呂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

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

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呂天下兆民師古曰屬委付也音之欲反赤帝漢氏高皇帝

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祇畏敢不欽受呂戊辰直定師古曰於

建除之次其曰當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

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屬也幟音式志反呂十二月朔癸酉為建

國元年正月之朔呂鷄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

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呂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前漢九十九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漢書九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始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鞞師古曰鞞謂璽之紐音弗上太

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為皇后師古曰王所為

丞相初封宜春侯傳爵至孫咸莽妻咸之女本生四男宇獲安臨二子前誅死安頗荒忽師古曰荒音呼

反迺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師古曰辟君也謂之辟者取為國君之義音壁封宇子六人千

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公宗為功崇公世為功昭公利

為功著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

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于子躬詩不云乎侯

服于周天命靡常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殷之後嗣乃為諸侯服事周室是天命無常也謂微子為宋公也封爾為定安公

永為新室賓於戲師古曰於戲音曰嗚呼敬天之休師古曰休美也往踐乃位毋廢予命又

曰其呂平原安德潔陰扇重丘凡戶萬師古曰五縣也潔音它合反扇音與隔同地方百里為

及古圖

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世世
呂事其祖宗永呂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呂孝平皇后為定安
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師古曰歔音虛歔音許氣反曰昔周公攝位
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
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輔臣皆封
拜呂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
就德侯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阿義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為國
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公太保
後承承陽侯甄邯師古曰承陽音丞為大司馬承新公不進侯王尋為大司
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大
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師古曰拂讀曰彌為更始將軍廣新公
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立國將軍

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
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
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呂視神焉師古曰視讀曰示餘皆拜為郎是日封
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守皆徙為諫大夫改
明光宮為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呂故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
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孟康曰定安公居四壁中不得有所見
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呂女孫宇子妻之莽策羣司曰歲星
司肅東獄太師典致時雨應劭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水也故申戒厥任欲使雨澤以時也晉灼曰眾物生於東方故
也故考景師也青煒登平考景呂晷服虔曰煒音暉如淳曰青氣之光輝也晉灼曰言青陽之氣始升而上以成萬物也春秋分立表以正東西東日之始出
也故考景太傅師尊之稱故戒之以晷屬焉熒惑司愆南獄太傅典致時奧應劭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愆智也厥
也師古曰奧音於六反六為律律有形色色尚黃故考赤煒頌平考聲呂律晉灼曰頌寬頌也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也六月陰氣之始故為地統地之中數六
聲以律屬焉師古曰頌讀曰容 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應劭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艾

安也厥罰常陽陽早也師古曰艾讀曰艾白煒象平考量呂銓應劭曰量斗斛也銓權衡也晉灼曰象形也

屬焉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應劭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圖也厥罰常

將玄煒和平考星巨漏應劭曰推五星行度以漏刻也晉灼曰和合也萬物皆合藏於

值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考星屬焉月刑元股左司馬典致武應考方法矩張晏曰月為刑司

使主威刑也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呂豐年穀師古曰欽

也力來勸勉之日德元左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園合規張晏曰日為陽位晉灼

也來音郎代反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瑞屬焉師古曰玄古肱字

乃訓師古曰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呂張晏曰斗北斗也主齊七政司空主水土土為中故責之孟康曰易河出圖洛

繩出書司空主水土責以其物也晉灼曰中央為四季土土者信信者直故為繩主司地里

平治水土掌名山川衆殖鳥獸蕃茂草木各策命呂其職如典誥

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師古曰允信也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師古曰若順也位皆孤

卿更名大司農曰義和後更為納言大理曰作士大常曰秩宗大

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師古曰共音曰龔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

凡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

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更名光祿勳曰司中太

僕曰太御衛尉曰太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又置大贅官

主乘輿服御物師古曰贅聚也言財物所聚也音之銳反後又典兵秩位皆上卿號曰六監改

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

曰王路四門長樂宮曰常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

服虔曰如言路寢也長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

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

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蔽冕各有差品

師古曰此蔽謂衣裳之蔽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大夫及誦詩工徹膳宰呂

司過策曰予聞上聖欲昭厥德罔不慎修厥身用綏于遠是用建

爾司于五事母隱尤母將虛師古曰尤過也將助也虛謂虛美也言勿隱吾過而助為虛美好惡不愆立于

厥中師古曰愆違也於戲勗哉師古曰於戲讀曰烏呼勗勉也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謗之木欲

諫之鼓師古曰非音曰非諫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氏齊縗

之屬為侯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總麻為男其女皆為任師古曰任充也男服之義男亦

任也音王男曰睦女曰隆為號焉師古曰睦隆皆其受封邑之號取嘉名也皆授印鞞師古曰鞞亦印之組次下並同令

諸侯立大夫夫人世子亦受印鞞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

王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至于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

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為侯

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准黃帝帝少昊

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皐陶伊尹咸有聖德假于皇天師古曰假至也升也音工雅反功烈巍巍光施于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惟王

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姚恂

為初睦侯奉黃帝後服虔曰姚舜姓故封為黃帝後梁護為脩遠伯奉少昊後服虔曰以

後故皇孫功隆八千奉帝嚳後劉歆為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

子豐為伊休侯奉堯後師古曰上言紅休侯劉歆為國師嘉新公今此云劉歆為祁烈伯又言國師劉歆子為伊休侯是則祁烈伯自別一劉歆非國

也媯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為褒謀子奉皐陶後伊玄為褒

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為賓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為

章平公亦為賓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更封為章昭侯位為恪服虔曰

師古曰恪敬也言待之加敬亦如賓也周以舜後并祀宋為三恪也夏後遼西姬豐封為章功侯亦為恪服虔曰

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呂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後褒魯子姬就

宣尼公後褒成子孔鈞已前定焉莽又曰予前在攝時建郊宮定

祧廟立社稷師古曰遠祖曰祧音吐堯反神祇報況師古曰况賜也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為鳥

師古曰復音扶曰反或黃氣熏蒸昭耀章明呂著黃虞之烈焉師古曰烈餘業反自云承黃虞之後自

黃帝至于濟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師古曰濟南伯王莽之高祖黃帝二十五

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

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子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虞

帝呂宗祀于明堂宜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后夫

人皆配食郊祀黃帝呂配天黃后呂配地孟康曰黃帝之后也呂新都侯東弟

為大禘歲時呂祀師古曰禘祀也立此大祠常以歲時祀其先也家之所尚種祀天下師古曰言國已立大禘祠先祖矣其眾庶之家所尚者各令傳祀勿絕並且天之下同其法姚媯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予之同

族也書不云乎惇序九族師古曰虞書咎繇之辭也惇厚也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

于秩宗皆呂為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預其元城王氏勿

令相嫁娶師古曰元城王氏不得與四姓昏娶以其同祖也餘它王氏則不禁焉呂別族理親焉封陳崇為統

睦侯奉胡王後孟康曰追王陳敬仲天下牧

守皆呂前有翟義趙明等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為男守為附城又

封舊恩戴崇金涉真閻楊並等子皆為男遣騎都尉蹏等師古曰蹏音叶驕反

分治黃帝園位於上都橋時師古曰橋山之故曰橋時也虞帝於零陵九疑胡王於

淮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陽莒服虔曰齊愍王伯王於濟南東平陵

孺王於魏郡元城師古曰莒之高祖名遂字伯紀曾祖名賀字翁孺故謂之伯王孺王使者四時致祠其廟當

作者呂天下初定且祫祭於明堂太廟呂漢高廟為文祖廟師古曰欲法舜受終於文祖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嬪于唐師古曰嬪古禪字漢氏初祖唐帝

世有傳國之象師古曰堯傳舜漢傳莽目以舜後故言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

靈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蘇林曰漢本祀祖宗有四莽以元帝成帝平帝為宗故有七

呂禮立廟于定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子呂秋

九月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

各終厥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又曰予前在大麓至

于攝假師古曰大麓者謂為大司馬宰衡時妄引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也攝假謂初為攝皇帝又為假皇帝深惟漢氏三七之院

赤德氣盡思索廣求師古曰索亦求也音山客反所呂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呂

故作金刀之利幾師古曰幾讀曰董然自孔子作春秋已為後王法

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張晏曰漢哀帝即位六年平帝五年居攝

三年凡十四年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

呂天下師古曰屬音之欲反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師古曰革改也廢劉而興王

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

之長三尺廣一寸四方或用五或用金或用桃著華帶佩之今有五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

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茸其底如冠纓頭

龍庶疫剛瘳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變化順爾固伏化茲靈受既正既直既厭既方庶疫剛瘳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博謀卿士僉曰天

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已為佩除刀錢勿已為利承順天

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

錢五十者為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是歲四月

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師古曰快膠東恭王子也而王子侯表作快字從火與此不同疑表誤快

兄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為扶崇公快舉兵攻即墨殷閉城門自繫

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莽曰昔子之祖濟南愍王困於燕

寇自齊臨淄出保于莒宗人田單廣設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

今即墨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虜予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

殷等非快之妻子它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問死傷賜亡者葬錢

人五萬殷知大命深疾惡快已故輒伏厥辜其滿殷國戶萬地方

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人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

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師古曰給足也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

行也秦為無道厚賦稅已自供奉罷民力已極欲師古曰罷讀曰疲壞聖制

廢井田是已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已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

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師古曰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圍也制於民臣顛斷其命

姦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諄人倫師古曰諄亂也繆

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

師古曰孝經稱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引之性生也

書曰予則奴戮女師古

曰夏書甘誓之辭也奴戮戮之以為奴也說書者以為祭于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秦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女讀曰汝

唯不用命者然後被

罷音疲

此辜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癘音隆

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

師古曰芸字與耘同

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

師古曰菽在食貨志

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

師古曰

俱陷于辜刑用不錯

師古曰

時則有嘉禾之

師古曰錯置也音干故反

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

師古曰計口而為井田

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

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

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并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

裔師古曰魑山神也魑老物精也魍音螭魍音媚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是時百姓便

安漢五銖錢師古曰呂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呂五銖

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

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

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

抵罪者不可勝數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

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

文宣之世黃龍見于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梓柱生枝葉之

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雞化為雄之屬其文爾雅依

託皆為作說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謂近於正經依古義而為之說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而

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呂福應師古曰五命謂五行

之次相承以受命也申重也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

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蘇林曰二百一十歲九天子也肇命於新都受瑞

於黃支孟康曰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孟康曰梓潼縣也莽改也成命於巴宕晉灼曰巴

郡名渠縣也申福於十二應天所曰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

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曰丹

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讓曰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

曰三能文馬服虔曰三台星也晉灼曰許慎說文馬編身金精周成王時犬戎獻之師古曰能音台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

三曰鐵契四曰石龜五曰虞符六曰文圭七曰玄印八曰茂陵石

書九曰玄龍石十曰神井十一曰大神石十二曰銅符帛圖申命

之瑞寢曰顯著師古曰寢漸也至于十二曰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

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尚稱假改元為初始欲曰承塞天命克

厭上帝之心師古曰塞當也厭滿也然非皇天所曰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曰鄭重猶言頻煩也重音

直用故是日天復決其曰勉書孟康曰哀章所作策書也言數有瑞應莽自謙居攝天復決其疑勸勉今為真也晉灼曰勉字當為勉是日自

復有龜書及天下金匱圖策事也師古曰孟說是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績方領師古曰績者會

五采也以布為單衣以赤加績為其方領也盱音許于反績音胡內反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

色曰天下人民屬皇帝師古曰同色者言五方天神共齊其謀同其顏色也字或作包

包者言天總包括天下人眾而與莽也其義兩通屬委也音之反盱怪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

高帝承天命曰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曰聞乃召公

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師古曰趣讀曰促

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

氏之德也卯劉姓所曰為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

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師古曰迫促也著明也懼然祇畏葦

然閔漢氏之終不可濟師古曰懼音瞿瞿然目失之意也葦然變動之貌也瞿音居具反齶齶在左右之不

得從意師古曰齶齶自勉之意左右助也言欲助漢室而迫天命不得從其本意也左右音曰佐佑也為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

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

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懽喜申曰福應吉瑞累仍師古曰申重也仍頻也詩曰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言有功德宜於眾人者則受天之福祿天

乃保安而佑助之命以邦國也申謂重其意也右讀曰佑此之謂也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曰下及

吏官名更者師古曰更改也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

收故漢印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幣

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鄭氏曰畫天文象於車也駕坤六馬鄭氏曰坤為

背負鷲鳥之毛服飾其偉師古曰鷲鳥雉屬即駘驥也今俗呼之山雞非也鷲音龍每一將各置左右前

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師古曰色者東方青南方赤也數者若木數三

之類也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

下迄于四表師古曰迄亦至也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

餘師古曰夫餘亦東北夷也樂音洛浪音郎夫音扶南出者踰徼外歷益州師古曰踰字與踰同貶句町王為

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

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陳饒椎破之語在匈奴傳單于

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曰此皆畔饒還拜為大將軍封威德子冬

雷師古曰古雷字桐華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司上公巨下中城

主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崇曰咨爾崇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

大姦猾者賊之本也鑄偽金錢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兇

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師古曰易上繫之辭曰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故引之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室政從亡矣凡

此六條國之綱紀是用建爾作司命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

寡不畏強圉師古曰引詩大雅美仲山甫之辭其義並解於上帝命帥繇統睦于朝師古曰帥循也繇讀與由同命

說符侯崔發曰重門擊柝已待暴客師古曰日勿下繫之辭也擊柝謂擊木以守夜也暴客謂姦暴之人來為寇害者也柝

女作五威中城將軍師古曰女讀曰汝其下並同中德既成天下說符師古曰說音悅命明

威侯王級曰繞雷之固南當荆楚服虔曰隘險之道師古曰謂之繞雷者言四面塞院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雷也其處即

今商州界七盤十二繞是也雷音力救反女作五威前關將軍振武奮衛明威于前命尉睦侯

王嘉曰羊頭之院北當燕趙師古曰羊頭山名在上黨壺關縣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壺

壺

口捶扼尉睦于後師古曰壺口亦山名也捶院謂據險院而捶擊也捶音之藥反命堂威侯王奇曰有電之

險東當鄭衛師古曰有肴山也電音池也皆在映縣之東電音莫善反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批難掌

威于左師古曰批謂糾閉之也函谷故關今在桃林縣界批音步結反命懷羌子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

狄師古曰汧扶風汧縣有吳山汧水之阻隴謂隴隴也汧隴相連汧音苦堅反隴音丁禮反女作五威右關將軍成固據守懷

羌于右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是歲長安狂女子碧

呼道中師古曰碧者女子名也呼叫也音火故反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

莽收捕殺之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師古曰狂妄之人職在掌寇故云治者

真定劉都等謀舉兵發覺皆誅真定常山大雨雹師古曰雨音于具反二年二

月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

綬為民無違命者封將為子帥為男初設六筦之令師古曰筦亦管字也管主也命

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眾物者稅之又令市

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錢與民用月收其息三錢也師古曰貸音吐戴反犧和置

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師古曰督視察之傳音張戀反禁民不得挾弩鎧徒西海匈

奴單于求故壘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十一月立國將軍建

奏西域將欽上言師古曰徂欽也九月辛巳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

校尉刁護師古曰刁音韶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

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

師古曰下妻猶言小妻劉氏當復師古曰復音扶福反趣空宮師古曰趣讀曰促收繫男子即常安姓武

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請論仲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可

漢氏高皇帝比箸戒云罷吏卒為賓食師古曰比頻也言高帝頻戒云勿使吏卒守漢廟欲為寄食之實於王氏廟中

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為諸侯

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眾侯劉崇徐鄉侯劉快

師古曰並解於上陵鄉侯劉曾師古曰楚思王子扶恩侯劉貴等師古曰不知誰子孫更聚眾謀反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亡漢將軍或稱成帝子子輿至犯

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牙故也臣愚已為漢高皇帝
 為新室賓享食明堂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壻也皆不宜復入其
 廟元帝與皇太后為體師古曰大婦一體也聖恩所隆禮亦宜之臣請漢氏諸
 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為諸侯者戶多少就五等之差其為吏
 者皆罷待除於家師古曰罷黜其職各使退歸而言在家待遷除上當天心稱高皇帝神靈師古曰稱音尺
 反塞狂狡之萌莽曰可嘉新公國師曰符命為予四輔明德侯劉
 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師古曰昌言音昌
 也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
 姓曰王唯國師曰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室
 主絕之於漢也冬十二月雷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
 奴服于知師古曰知者莽改單于之名也本名囊知牙斯威侮五行師古曰引夏書甘誓之文背畔四條師古曰四條莽所與作制
 者事在師古曰知者莽改單于之名也本名囊知牙斯匈奴傳師古曰知者莽改單于之名也本名囊知牙斯侵犯西域延及邊垂為元元害臯當夷滅命遣立國將軍孫

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天之威罰于知之身師古曰共讀曰恭惟
 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師古曰冊音冊又音先安反縻累世忠孝保塞守微不
 忍已一知之罪滅稽侯師古曰冊音冊又音先安反縻之世今分匈奴國土人民已為十五立
 稽侯師古曰冊音冊又音先安反縻子孫十五人為單于遣中郎將藺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
 當為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將軍
 苗訖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
 中師古曰厭音一涉反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參
 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師古曰參音所林反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
 漁陽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已下百八十
 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眾郡委輸五大夫衣裘兵
 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已軍興法從
 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趣音促天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莽已錢

幣訖不行

師古曰訖竟也

復下書曰民曰食為命曰貨為資是曰八政曰食

為首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儻載煩費

師古曰儻送也一曰貨也音于就反

輕重

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於是造寶貨五品語在食貨志百

姓不從但行小大錢二品而已盜鑄錢者不可禁迺重其法一家

鑄錢五家坐之没人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錢曰副符傳

師古曰舊法行者持符傳即不稽留今更令持布錢與符相副乃得過也傳音張總反其下亦同

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留

師古曰廚行道飲食處傳置驛之舍也苛問也音何

公卿皆持曰入宮殿門欲曰重而行之是時爭為符命封

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

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

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倡導

在位

師古曰倡音赤上反

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

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

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躡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

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

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

符命莽遂據曰即真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豐託符命文為更始將軍

師古曰拂讀曰弼

與賣

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

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

師古曰分陝者欲依周公召公故事自陝以東周公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是其地

也伯長也陝音式再反

呂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拜

室主為尋之妻莽曰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呂懼下因是發

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

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

威侯荼荼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闕將軍堂
威侯奇及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呂下
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人視之曰此一太子也
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迺流荼于幽州放
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師古曰效舜之罰共工等也殛誅也音居力反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莽
爲人侈口蹙頞師古曰侈大也蹙短也頞頞也蹙音其月反頞音胡感反露眼赤精大聲而嘶師古曰嘶聲破也音先奚反
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巨鼈裝衣師古曰毛之強曲者曰鼈以裝褚衣中令其張起也鼈音力之反字或作鼈音義同
反膺高視瞰臨左右師古曰瞰謂遠視也音口濫反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
呂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
當爲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面
師古曰屏面即便面蓋扇之類也解在張敞傳非親近莫得見也是歲呂初睦侯姚恂爲寧始將
軍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

令儀法呂從事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
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
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師古曰北假地名也膏壤言其土肥美也殖生也異時常置田官乃
呂並爲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呂助軍糧是時諸將在邊須
大衆集師古曰須待也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爲盜賊
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遣著武將軍遂並
等填名都師古曰遂音錄填音音竹刃反此下亦同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
大郡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便爲姦於外撓亂州郡師古曰撓音火高反其字從手貨
賂爲市侵漁百姓莽下書曰虜知罪當夷滅故遣猛將分十二部
將同時出一舉而決絕之矣內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有二人
誠欲呂司不奉命令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各爲權勢恐獨良民
師古曰獨以威力脅之也音呼葛反妄封人頸得錢者去如淳曰權臣妄以法枉良人爲僮僕封其頸以別之也得顧錢乃去封毒蠱並

作農民離散師古曰若司監若此可謂稱不師古曰稱自今已來敢犯

此者輒捕繫呂名聞然猶放縱自若而蘭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

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為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錦繡甚多遣

去將登至長安拜為順單于留邸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寢

劇死師古曰心動曰悸寢漸也悸音葵季反莽曰昔齊太公呂淑德累世為周氏太師蓋予

之所監也師古曰監謂視見也其呂舜子延襲父爵為安新公延弟褒新侯匡

為太師將軍永為新室輔為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呂大夫呂故

大司徒馬宮為師疑故少府宗伯鳳為傅丞博士袁聖為阿輔京

兆尹王嘉為保拂師古曰拂讀曰弼是為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為胥附博士

李充為犇走師古曰犇古奔字諫大夫趙襄為先後中郎將廉丹為禦侮是

為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

秩上卿琅邪左咸為講春秋潁川滿昌為講詩長安國由為講易

平陽唐昌為講書沛郡陳咸為講禮崔發為講樂祭酒遣謁者持

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應徵不食而死

寧始將軍姚恂免侍中崇祿侯孔永為寧始將軍是歲池陽縣有

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據持萬物小大各相稱師古曰車馬及物皆

稱其人三日止瀕河郡蝗生師古曰謂緣河南北諸郡瀕音頻又音賓河決魏郡泛清河呂東數

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

堤塞四年二月赦天下夏赤氣出東南竟天厭難將軍陳歆言捕

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為莽怒斬其子登於長安

呂視諸蠻夷師古曰視音曰示大司馬甄邯死寧始將軍孔永為大司馬侍

中大贅侯輔為寧始將軍莽每當出輒先搜索城中名曰橫搜師古

曰索音山客反橫音胡孟反是月橫搜五日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予呂不

德襲于聖祖為萬國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呂美風俗

迺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力拘呂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師古曰

一切勿治初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呂為侯王邯怨怒不附師古曰

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遼音下其反

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師古曰假令騶有

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師古曰假令騶有

今猥被呂大罪恐其遂畔師古曰猥多也厚也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師古曰

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下書曰迺者音胡

命遣猛將共行天罰師古曰共誅滅虜知分為十二部或斷其右臂音與抽同

或斬其左腋或潰其胃腹或紬其兩脅師古曰紬今年刑在東方張晏

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騶平定東城虜知殄滅在于漏張晏

刻此乃天地羣神社稷宗廟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

虓虎之力也師古曰虓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布告天

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莽志方盛

呂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曰伏念予之皇始祖

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璇璣玉衡呂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巡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呂言明試呂功

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服虔曰倉

歲龜策告從孟康曰觀辰星進退掌土也晉灼曰國語晉文公以卯出酉入過五鹿得土歲在觀晉掌

其呂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具禮儀調度

羣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帛綿又請內郡國十二買馬發

音徒鈞反

師古曰調

始也視晉識太歲所在宿

度所合卜筮皆吉故法之

張晏曰太歲起於甲寅為龍東方倉癸德在中宮也晉灼曰壽星角亢也東宮倉龍房

心也心為明堂填星所在其國昌莽自謂土也土行主填星癸德在中宮宮又土也

帛四十五萬匹輸常安前後母相須師古曰須待也至者過半莽下書曰文

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待後是歲改十一公號曰新為心後又改

心為信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如淳曰葬於司馬門內作溝絕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為

太后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曰特進就朝位

同風侯遂並為大司馬是時長安民間莽欲都雒陽不肯繕治室

宅師古曰繕補也或頗徹之莽曰玄龍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符命著明敢

不欽奉曰始建國八年歲纏星紀孟康曰纏居也星紀在斗牽牛間師古曰纏踐歷也音直連反在雒陽之

都其謹繕脩常安之都勿令壞敗敢有犯者輒曰名聞請其罪是

歲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大昆彌者中國外孫也其胡婦子為

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迺遣

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

曰夷狄曰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

使之上非所曰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曰

莽積失恩信焉者先畔殺都護但欽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

見是歲曰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明年改元曰天鳳天鳳元年正

月赦天下莽曰予曰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太官齋糒乾肉

內者行張坐臥師古曰糒乾飯也張坐臥謂帷帳茵席也糒音備所過毋得有所給師古曰言自齋食及帷帳以行在路所經予之南

巡過不須供費也必躬載耨每縣則薅曰勸南僞師古曰耨鉏也薅耘去草也薅音奴豆反薅音火高反僞讀曰訛訛化也予之

西巡必躬載銓每縣則獲曰勸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載拂每縣則

粟曰勸蓋臧師古曰拂音佛所以擊治禾者也今謂之連柳粟謂治粟畢北巡狩之禮即于土中居雒

陽之都焉敢有趨謹犯法輒曰軍法從事劉德曰趨謹走呼也羣公奏言皇帝

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因遭棄羣臣悲哀

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精乾肉之
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闕大服已安聖體師古曰闕盡也音口決反臣等盡力養牧兆
民奉稱明詔師古曰稱副也莽曰羣公羣牧羣司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
牧兆民欲已稱予絲此敬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勗之哉毋食言焉更已天
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
辛巳即土之中雒陽之都迺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
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
策大司馬遂並曰日食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鞞就侯氏
朝位太傅平晏勿領尚書事省侍中諸曹兼官者已利苗男訢為
大司馬如淳曰利苗邑名莽即真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
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已敢擊大臣故見信任師古曰費音扶味反擇名官
而居之公卿入宮吏有常數太傅平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

不遜

師古曰僕射苛問平晏其言不遜戊曹士收繫僕刈應劭曰莽自以士行故使太傅置戊曹士士

名也師古曰應說是

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即時死大司

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苛之告已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師古曰

曰傳音張總反

士已馬箠擊亭長師古曰箠也音止繁反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師古曰

曰亭長家上書自治

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已謝國將哀章頗不

清莽為選置和叔師古曰特為置此官敕曰非但保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

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四月隕霜殺中木師古曰中古草字海瀕尤甚

師古曰邊海之地也瀕音頻又音賓六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

師古曰北闕直城門瓦皆飛也直城門長安城門名也解在成紀雨雹殺牛羊莽已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

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

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

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分長安城旁六

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分長安城旁六

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為六尉郡

師古曰三輔黃圖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尉尉大夫府居城南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雲陽祿祿十縣屬尉尉大夫府居城北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郡

師古曰隊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

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及它官名悉

改大郡至分為五郡縣曰亭為名者三百六十曰應符命文也緣

邊又置竟尉曰男為之師古曰竟音曰境諸侯國間田為黜陟增減云

以擬有功封賜有罪黜陟也莽下書曰常安西都曰六鄉眾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

六州眾縣曰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師古曰禹貢去王城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皆在甸服之內其外曰

近郡有鄣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

有三公作甸侯是為惟城諸在侯服是為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為

惟翰師古曰采采服也任男服也在賓服是為惟屏師古曰賓服即古衛服也取諸侯賓服以為名在揆文教奮武

衛是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為惟藩

師古曰凡此惟城以下取詩大雅板之篇云价人惟藩太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各曰其方為

楫總為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

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

制詔陳畱大尹太尉其曰益歲曰南付新平蘇林曰陳畱新平故淮縣莽改曰益歲

陽曰雍丘曰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曰封丘曰東付治亭治亭故

東郡曰陳畱曰西付祈隧祈隧故滎陽陳畱已無復有郡矣大尹

太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

子為六旬首冠曰戊子為元日師古曰冠音工昏曰戊寅之旬為忌日

師古曰昏謂娶妻也百姓多不從者匈奴單于知死弟咸立為單于求和親莽

遣使者厚賂之詐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即執

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民會觀之緣

邊大飢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還言軍士久屯塞苦

邊郡無呂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呂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呂橫行莽壯其言呂威為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填都尉諸屯兵會匈奴使還單于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於是邊民流入內郡為人奴婢廼禁吏民敢挾邊民者弃市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三邊盡反遣平蠻將軍馬茂將兵擊之寧始將軍侯輔免講易祭酒戴參為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師古曰助行酒大赦天下是時日中見星大司馬苗詵左遷司命呂延德侯陳茂為大司馬詵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犇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有此妖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廼收前言

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呂他臯繫獄欽曰是欲呂我為說於匈

奴也師古曰說解說也託言以其前建議誅侍子今故殺之遂自殺莽選儒生能顛對者師古曰顛與專同專對謂應對

無方能專其事濟南王咸為大使五威將琅邪伏黯等為帥使送登屍敕令掘單于知墓棘鞭其屍又令匈奴却塞於漠北責單于馬萬匹牛

三萬頭羊十萬頭及稍所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莽好為大言

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責單于背畔之臯應敵從橫單于不

能詘遂致命而還之入塞咸病死封其子為伯伏黯等皆為子莽

意呂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

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寃結民之急務縣

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正官權令人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

郡國者並乘權執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案

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昧

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昧

賂白黑紛然師古曰白黑謂清濁也紛然亂意也言清濁不分也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顯權臣

得漢政故務自濫眾事師古曰濫與參同其字從手有司受成苟免師古曰莽事事自決成孰乃以付吏吏苟免罪

已責而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師古曰帑音他莽反又音奴吏民上封事書

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

令煩多當奏行者輒質問乃已從事師古曰質正也前後相乘憤耗不潔師古曰

曰乘積也登也憤耗不明也潔故也微也憤音工內反耗音莫報反

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

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

不交代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師古曰

向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捕

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廼定邊郡亦略將盡師古曰言其逃亡結

孫建死司命趙閔為立國將軍為盜賊在者少也邯鄲呂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立國將軍

廉丹為寧始將軍三月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師古曰雨音千具反關東尤甚

深者一丈竹栢或枯大司空王邑上書言視事八年功業不効司

空之職尤獨廢頓至迺有地震之變願乞骸骨莽曰夫地有動有

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脅萬物生

焉師古曰辟音關關開也脅收斂也易上繫之辭曰夫坤其動也災異之變各有云為

天地動威已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已助予者也使諸

吏散騎司祿大衛脩寧男遵諭予意焉五月莽下吏祿制度曰予

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已下一月之

祿十綬布二匹孟康曰綬八十綬也師古曰綬音子公反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

院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已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

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

六斛稍已差增上至四輔而為萬斛云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

土率土之實莫非王臣師古曰恭引小雅北山之詩也蓋曰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

二十品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師古曰謂公食同侯伯食國子男食則也辟任附城食其邑師古曰

曰辟君也任公主也辟音壁任音壬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師古曰謂因官職而食地也多少之差咸有條

品歲豐穰則充其禮師古曰穰音人掌反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

其用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即有災

害呂什率多少而損膳焉東岳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

二十五郡南嶽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

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衛將軍保北

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

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服虔曰大司馬保此官皆如郡守也晉灼曰左與前故特七部師古曰洎亦泉字也泉及也隊音遂此下並同

大司徒保樂卿典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

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列尉所隊後隊中部洎

後十郡師古曰共讀曰龔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亦曰十率

多少而損其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曰太官膳羞

備損而為節師古曰言隨其多少諸侯辟任附城羣吏亦各保其災害幾上下

同心師古曰幾音曰冀勸進農業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

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曰自共給師古曰共讀曰供是月

戊辰長平館西岸崩邕涇水不流毀而北行師古曰邕讀曰雍遣大司空王

邑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還奏狀羣臣上壽曰為河圖所謂曰土填水師古曰填讀與

同匈奴滅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

匈奴至邊止屯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間所謂青門也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長安城東

千石舉四行各一人師古曰依漢光祿之四科大司馬陳茂曰日食免武建伯嚴尤

為大司馬如淳曰莽之伯子男號也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絕崔發等曰

出南頭名霸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

前漢九十九

虞帝闢四門通四聰師古曰虞書敘舜之德也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引之門鳴者明當修先聖之禮

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羣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

焉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

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

史熊擊句町頗斬首有勝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

大賦斂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上言自越雋遂久仇牛同亭邪豆

之屬反畔呂來積且十年服虔曰遂久縣名也仇牛等越雋旁夷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

苟施一切之政燹道呂南山險高深茂多毆眾遠居師古曰毆讀與驅同費已

億計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師古曰離遭也今丹熊懼於自詭期會師古曰詭責也自以

遂師古曰遂成也宜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曰英亦未

可厚非復呂英為長沙連率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

與巧屠共剝剝之師古曰剝剝也音口胡反量度五臧師古曰臧音徒各反呂竹筵導其脉知所

終始師古曰筵竹挺也音庭云可呂治病師古曰以知血脉之原則盡攻療之道也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

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巳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諸國

前殺都護但欽駿欲襲之命佐帥何封戊巳校尉郭欽別將師古曰別領兵

在後也將音子亮反焉者詐降伏兵擊駿等皆死欽封後到襲擊老弱從車師

還入塞莽拜欽為填外將軍師古曰填音竹刀反封剝胡子師古曰剝音子小反何封為集

胡男西域自此絕

王莽

九中

漢書九十九

漢書九十九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漢書九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故諫議祭酒琅邪紀遠師古曰遠音干

句反字或從其音同耳 愆失師古曰黃髮老稱謂白髮盡落更生黃者 其封林為建德侯遠為封德侯位皆特進見禮

如三公師古曰朝見之禮 賜弟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六月更授諸侯茅

土於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

理論之思之至於再三自始建國之元呂來九年于茲迺今定矣

予親設文石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土師古曰尚書禹貢苞匭菁茅儒者以為菁菜名也茅二春茅也而莽此言以菁茅為

一物則是謂菁茅為菁茅也土有五色而此云四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菁音精 欽告于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曰

班授之師古曰欽敬也班布也 各就厥國養牧民人用成功業其在緣邊若江南

非詔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祿

非詔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祿

師古曰謂發取之音徒鈞反次下亦同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不能盡

得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遜師古曰遜讀與吝同託呂地理未定

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筦之令每一筦下為設

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眾又一切調上公呂下諸

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納言馮常呂

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置執法左右刺姦選用能吏侯霸等分督

六尉六隊師古曰督察也隊音遂如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臨淮瓜田儀

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州服虔曰姓瓜田名儀師古曰長州即枚乘所云長州之苑琅邪女子呂母亦

起初呂母子為縣吏為宰所冤殺師古曰宰縣令母散家財呂酤酒買兵弩

兵入海其眾浸多後皆萬數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

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呂給貢

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呂愁民窮悉起為盜

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

久莽說輒遷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

呂五石銅為之李奇曰呂五色藥石及銅為之蘇林曰以五色銅鑄冶之師古曰李說是也若今作鑄石之為若北斗長二尺五

寸欲呂厭勝眾兵師古曰厭音一葉反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

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五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呂大

司馬司允費興為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荆楊之民率依

阻山澤呂漁采為業師古曰漁謂捕魚也采謂採取蔬果之屬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

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

田里假貸犁牛種食師古曰貸音土戴反闊其租賦師古曰闊寬也幾可呂解釋安集師古曰

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呂來諸軍吏及緣邊

吏大夫呂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呂

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師古曰傳音張戀反饕音吐高反開吏告其將奴

婢告其主幾呂禁姦師古曰幾讀曰奠姦愈甚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

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維祉冠存已夏處南山臧薄冰文類曰社福祚

德封昌圖蘇林曰宗自言以德見封當遂昌熾受天下圖籍又宗舅呂寬家前徙合浦私與宗通

發覺按驗宗自殺莽曰宗屬為皇孫爵為上公知寬等叛逆族類

而與交通刻銅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

親毋將將而誅焉師古曰春秋公羊傳之辭也以公子牙將為殺逆而誅之故云然也親謂父母也迷惑失道自取此

辜烏呼哀哉宗本名會宗呂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貶厥爵改

厥號賜謚為功崇繆伯呂諸伯之禮葬于故同穀城郡師古曰同者宗所封一地

宗姊妨為衛將軍王興夫人祝詛姑殺婢呂絕口事發覺莽使中

常侍費暉責問妨師古曰費音帶又音徒蓋反并呂責興皆自殺事連及司命孔仁

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仁乘乾車駕以馬左蒼龍

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右杖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非呂驕仁

迺呂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

冠其好怪如此師古曰言莽性好為鬼神怪異之事呂直道侯王涉為衛將軍涉者曲陽

侯根子也根成帝世為大司馬薦莽自代莽恩之師古曰懷其舊恩也呂為曲

陽非令稱師古曰今善也曲陽之名非善稱也乃追謚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歲赤

眉力子都樊崇等呂饑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掠眾皆萬數遣使

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

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

僊上天師古曰僊古仙字上升也張樂崑崙度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

終南山之上服虔曰長安南山詩所謂終南故秦地故言秦也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論矣復

巳寧始將軍為更始將軍曰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

李奇曰易道生諸當生者也師古曰下繫之辭體化人變故曰日新

予其饗哉欲巳誑耀百姓銷解

盜賊眾皆笑之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始冠麟韋之弁

李奇曰鹿皮冠

或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是時關東饑旱數年力

子都等黨眾寤多

師古曰寤漸也

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徵還更遣

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暉擊蠻夷若豆等太傅犧叔

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

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曰為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

十取一縑帛皆輸長安令公卿巳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

師古曰

曰保者言言許其有死失

多少各曰秩為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曰攻匈奴者將待

曰不次之位言便宜者曰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

師古曰楫所以刺舟也音集其

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

師古曰羽本曰翮音胡隔反

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

名皆拜為理軍賜曰車馬待發初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其妻王

昭君女也嘗內附莽遣昭君兄子和親侯王歛誘呼嘗至塞下脅

將詣長安強立曰為須卜善于後安公

師古曰善于者匈奴之號也後安公者中國之爵兩加之

始欲誘

迎當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

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橐街一胡人耳

師古曰橐街蠻夷館

所在也解在陳陽傳豪音工早反

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

師古曰與者時見為

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輿而立當代之

單于之名

出車城西橫廢未發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西夷數諫不從著

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曰風諫莽

師古曰風讀曰

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曰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

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不

畏天威不用詔命兒很自臧持必不移師古曰兒古貌字也兒很言其很戾見於容貌也臧善也自以為善而固持其

所見不可移易懷執異心非沮軍議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馬武建

伯印鞞師古曰鞞者印之組歸故郡已降符伯董忠為大司馬翼平連率田況

奏郡縣訾民不實師古曰舉百姓訾財不以實數莽復三十稅一已況忠言憂國進爵

為伯賜錢二百萬眾庶皆訾之青徐民多弃鄉里流亡老弱死道

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

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母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

瀕師古曰昭如海名也瀕涯也音頻又音賓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已大車四馬建虎

旗載霸詣闕霸臥則枕鼓已鐵箸食此皇天所已輔新室也願陛

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

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已視百蠻師古曰視音曰示鎮安天下博意欲已

風莽晉灼曰諷言毋得篡盜而霸莽聞惡之雷霸在所新豐師古曰在所謂其見到之處更其姓曰巨

母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師古曰莽字巨君若言文母出此人使我致霸王徵博下獄已

非所宜言弃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地皇元

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謹犯法者輒論

斬毋須時師古曰趨謹謂趨走而謹謹也須待也盡歲止師古曰至此歲盡而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

姓震懼道路已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迺者日中見

昧陰薄陽黑氣為變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遣吏考問

上變事者欲蔽上之明是已適見于天師古曰適音謫譴責也音徒厄反見音胡電反已正于理

塞大異焉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師古曰厭音一葉反又下書曰予之皇

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師古曰獻音犧謂斗魁及杓未如勺

也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

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

五百人候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晉灼曰當亦官名也師古曰當皆以五乘之也師古曰皆

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晉灼曰自五大司馬至此

應協於易弧矢之利已威天下師古曰易下繫辭曰弦木為弧

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師古曰稽考也考法於前人也於是置

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號為大將軍郡卒正連帥大

尹為偏將軍屬令長裨將軍縣宰為校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

且十輩師古曰傳音張倉無見穀師古曰見穀謂見在也已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

中車馬師古曰於道中行者即執取之以充事也取辦於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下書曰乃

壬午舖時有列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師古曰列風列風予甚弁焉予甚栗

焉予甚恐焉師古曰弁疾也一曰弁撫手也言驚懼也伏念一旬迷迺解矣師古曰先言列風雷雨後言迷迺解矣蓋取舜納于

臨國雒陽為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當而己為公其後

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雒陽為統謂據土中為新室統也宜為

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鞏茵輿行之行也晉灼曰漢儀注

於西廂及後閣更衣中李奇曰張帳也晉灼曰更衣中謂朝賀易衣服處室名也又已皇后被疾臨且

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師古曰言臨侍疾故去其本所居而來就此止息是以妃妾在東永巷也壬午列風毀王

路西廂及後閣更衣中室昭寧堂池東南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

閣閣即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候

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

得瑞呂僊後世衰主當登終南山李奇曰衰主大主也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

新遷之後也服虔曰太一黃帝欲令安追繼其後也統義陽王乃用五統呂禮義登陽上遷

之後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

於刑罰不中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路之言錯安置也音千故反莽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公惟即位

於刑罰不中民無所錯手足

惟即位

惟即位

惟即位

呂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為災穀稼鮮耗百姓苦
師古曰鮮少也耗虛也鮮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措手足

師古曰正營惶恐不安之意也正音征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

陽王幾呂保全二子師古曰幾讀曰冀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安中國焉是

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臧在室匣中者師古曰匣賈也音狎出自樹立外

堂上師古曰樹豎也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呂聞莽惡之下書曰寶黃斯赤

服虔曰以黃為寶自用其行氣也其令郎從官皆衣絳望氣為數者多言有

土功象莽又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為自安能建萬世之基者師古曰視音示

乃下書曰予受命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府帑空虛百姓匱乏宗

廟未修且祫祭於明堂太廟夙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吉昌莫良

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劉德曰長安南也晉灼曰黃圖波浪二水名也在甘泉苑中師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

惟玉食予將新築焉於是遂營長安城南師古曰蓋所謂金水之南明堂之西提封百頃

九月甲申莽立載行視師古曰立載謂立而乘車也行音下更反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大司

空王邑持節及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師古曰將領築作之人崔發

張邯說莽曰德盛者文縟師古曰文禮文也縟繁也音辱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

且令萬世之後無呂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呂望

法度筭及吏民呂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師古曰駱驛言不絕壞徹城西

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官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

師古曰自建章以下至陽祿皆上林苑中館取其材瓦呂起九廟是月大雨六十餘日令民入

米六百斛為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日黃帝太初祖

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世祖

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廟不僮云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六曰濟南

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戚禰昭

廟

廟九曰新都顯王戚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
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為銅薄櫨師古曰薄櫨柱上研即今所謂櫨也櫨音盧飾以金銀瑀
文師古曰瑀字與彫同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師古曰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功費數百鉅
萬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已誅莽師古曰馬適姓
也求大司空王丹發覺已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師古曰逮逮捕之也已解於上
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為輔國侯自莽為不順時令
百姓怨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壹切之法已來常安六鄉
巨邑之都枹鼓稀鳴盜賊衰少師古曰巨大也枹所以擊鼓者也音字其字從木百姓安土歲已
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今胡虜未滅誅蠻獠未絕焚江湖海澤麻
沸盜賊未盡破殄師古曰麻沸言如亂麻而沸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搖
今復一切行此令盡二年止之已全元元救愚姦是歲罷大小錢
更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貨錢徑一寸重五

銖枚直一兩品並行敢盜鑄錢及偏行布貨伍人知不發舉皆沒
入為官奴婢師古曰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位保者也太傅平晏死已子虞唐尊為太傅尊曰
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衷乘牝馬柴車師古曰柴車即棧車藉橐瓦
器師古曰藉橐去蒲弱也瓦器以瓦為食器又已歷遺公卿師古曰已瓦器盛食遺公卿也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
自下車已象刑赭幡汚染其衣師古曰赭幡以赭汁漬巾幡莽聞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下
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師古曰令與尊同此操行也論語稱孔子曰見賢思齊故莽云然封尊為平化侯是
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上入南郡屯藍口故號下江兵也眾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墊為池師古曰墊陷也音丁念反
二年正月已州牧位三公刺舉怠解師古曰解讀曰懈更置牧監副秩元士
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莽妻死謚曰孝睦皇后葬渭陵長壽
園西令永侍文母名陵曰億年初莽妻已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
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

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師古曰愔音尋反能為星語臨宮中且有

白衣會臨喜已為所謀且成後貶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

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

死師古曰中讀曰仲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

在李奇曰中室臨之母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殿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中室室中也臨自言欲於室中自保全不可得耳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

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莽

欲祕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

不肯飲自刺死使侍中票騎將軍同說侯林賜魂衣璽鞞師古曰說讀曰悅

策書曰符命文立臨為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即位三萬六千歲後

為臨之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已臨為太子有列風之

變輒順符命立為統義陽王在此之前自此之後不作信順弗蒙

厥佑天年隕命嗚呼哀哉迹行賜諡諡曰繆王又詔國師公臨本

不知星事從愔起愔亦自殺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為侯就國

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匡女畢開明生

女捷皆留新都國已其不明故也師古曰言侍者或與外人私通所生子女不可分明也及安疾甚莽

自病無子為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母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已弃

章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以所上之章倫示之皆曰安友于兄弟師古曰友愛也善兄弟曰友宜及春夏加

封爵於是已王車遣使者迎興等封興為功脩公匡為功建公畢

為睦脩任捷為睦逮任孫公明公壽病死旬月四喪焉莽壞漢孝

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況謀況謂焉

曰新室即位已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

騷動四夷並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者徵

徵火也師古曰徵音竹里反當為漢輔因為焉作讖書言文帝發忿居地下趣

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師古曰趣讀曰促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

其兵況隨使者西到拜為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敗三年正月九
廟蓋構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呂五采毛為龍文衣著角
長三尺師古曰以被馬上也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者司徒大司空
錢各千萬侍中中常侍呂下皆封封都匠仇延為邯淡里附城師古曰
曰都匠大匠也邯音胡敢反淡音大敢反豐盛之意二月霸橋災數千人呂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
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
者繼空續乏呂成歷數故其道駁師古曰伯皆讀曰霸惟常安御道多呂所近
為名迺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
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師古曰行皆下更反或二寒民舍居橋下師古曰舍止宿也
疑呂火自燎為此災也師古曰燎謂災令燬也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呂
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為十五年正呂三年終
冬絕滅霸駁之橋欲呂興成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

東方之道今東方歲荒民飢道路不通東岳太師亟科條師古曰亟急也音已力反
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呂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為長存館霸橋為
長存橋是月赤眉殺太師犧仲景尚關東人相食四月遣太師王
匡更始將軍廉丹東師古曰東謂東出也祖都門外師古曰祖道送匡丹於都門外天大雨霑衣止
長老歎曰是為泣軍莽曰惟陽九之院與害氣會究于去年枯旱
霜蝗飢饉薦臻師古曰薦讀曰荐荐仍也百姓困乏流離道路于春尤甚予甚悼之
今使東嶽大師特進襄新侯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太師公所不
過道分遣大夫謁者並開諸倉呂全元元太師公因與廉丹大使
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之宛州填撫所掌師古曰之往也
填音竹刃反及青徐故不軌盜賊未盡解散後復屯聚者皆清潔之期於
安兆黎矣師古曰黎眾也太師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
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

活丹青之信師古曰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之也丹青之信言明著也復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

之矣大司空隆新公宗室戚屬前呂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

西擊則逆賊靡碎師古曰靡散也音武皮反此廼新室威寶之臣也如黠賊不散

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剝絕之矣師古曰剝截也音子小反遣七公幹士隗

躡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云躡等既出因逃亡矣四月世祖

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鄧定陵師古曰三縣之名也鄧音一扇反莽聞之愈恐遣

大司空王邑馳傳之洛陽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與司徒王尋發眾郡兵百萬號

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東得顯封爵政決於邑除用徵諸明兵法

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備軍吏傾府庫已遣邑多齎珍

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山東師古曰視讀曰示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

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

師未嘗有也六月邑與司徒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昆陽

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

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下宜亟進師古曰亟急也彼破諸城自定矣邑曰百

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進師古曰喋音牒前歌後舞顧不快邪

遂圍城數十重城中請降不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遏圍城為之闕

師古曰此兵法之言也遏遮也闕不合也可如兵法使得逸出已怖宛下邑又不聽會世祖悉

發鄧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師古曰輕易之也易音亦設反自將萬餘人

行陳師古曰巡行軍陳也行音下更反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

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並戰邑走軍亂天風

蜚瓦師古曰蜚古飛字雨如注水大眾崩壞號譁師古曰譁音火故反虎豹股栗師古曰言戰懼甚

士卒奔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

中聞之震恐盜賊竝起又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帝莽廼會公卿

巨下於王路堂開所為平帝請命金滕之策泣已視羣臣師古曰視讀曰示

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

陵三歲不興師古曰同人卦九三爻辭也莽平草也言伏兵戎於草莽之中升高陵而望不敢前進至于三歲不能起也莽皇帝之名升

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升翟義為伏戎之兵於

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羣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

人言劉伯升等皆行大戮臣知其詐也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

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識記為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

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曰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中

廬道語星宿師古曰廬者宿止之處道謂說之也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涕泣言誠欲

與公共安宗族師古曰誠實也奈何不信涉也歆因為言天文人事東方必

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顯君素者酒師古曰者讀曰嗜疑帝本非我家

子也如淳曰言莽母洛海嗜酒淫逸得莽耳非王氏子也設此詐欲以自別不受誅董公主中軍精兵涉領官衛伊休

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曰全宗族不

者俱夷滅矣伊林侯者歆長子也為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

歆怨莽殺其二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

星出迺可忠曰司中大贅起武侯孫伋亦主兵復與伋謀伋歸家

顏色變不能食妻怪問之語其狀妻曰告弟雲陽陳邯邯欲告之

七月伋與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忠等時忠方講兵都肄師古曰肄亦二反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發恐漏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

忠不聽遂與歆涉會省戶下莽令薨憚責問皆服中黃門各拔刃

將忠等送廬忠拔劍欲自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反黃門持劍

共格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郎署皆拔刃張弩更始將軍史詵

行諸署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告郎吏曰大司馬有狂病發已誅皆令弛兵師古曰弛放也

莽欲曰厭凶師古曰厭當也音一葉反使虎賁曰斬馬劍挫忠師古曰挫讀曰對音千臥反盛呂竹器

傳曰反虜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為忠所誅誤謀反未發覺

者收忠宗族呂醇醢毒藥尺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皆自殺莽呂二人骨肉舊臣惡其內潰師古曰王涉骨肉也劉歆舊臣故隱其誅伊休

侯疊又呂素謹欲訖不告師古曰訖猶竟也歆竟不以所謀告之但免侍中中郎將更為中

散大夫後日殿中鈎盾士山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鄭氏曰僊人以掌承露承盛也

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憂兵火

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迺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莽

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欲諱邑與計

議師古曰謂諭告之傳音張變反大慰其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邑我年老母適子師古曰適讀曰

欲傳邑呂天下敕亡得謝見勿復道邑到呂為大司馬大長秋

張邯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為國師同說侯林

為衛將軍莽憂懣不能食師古曰懣音悶宜飲酒師古曰宜音但下亦類此腹海魚也音電

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師古曰馮讀曰憑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

急宜為厭勝遣使壞涓陵延陵園門罟罟曰毋使民復思也又呂

墨洿色其周垣師古曰洿染之變其舊色也洿音一故反號將至曰歲宿申水為助將軍右庚

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又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

此屬不可勝記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成紀隗崔兄弟

共劫大尹李育師古曰成紀隗西之縣呂兄子隗鄙為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

安定卒正王旬并其眾移書郡縣數莽罪惡萬於桀紂是月析人

鄧曄于匡起兵南鄉百餘人師古曰析南陽之縣南鄉析縣之鄉名析音先歷反時析宰將兵數千

屯鄠亭備武關師古曰鄠音口堯反曄匡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

請降盡得其眾曄自稱輔漢左將軍匡右將軍拔析丹水攻武關

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師古曰湖弘農之縣也本屬京兆莽愈

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呂厭之師古

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巫氏之職曰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哭者所以告哀也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臨守陴者皆哭故發引之以爲言也

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師古曰同人九五文辭咷咷哭也咷音逃厭音一葉反 宜呼嗟告天曰求

救莽自知敗迺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眾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

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爲設殮粥師古曰殮古食字音千安反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曰爲郎至

五千餘人薨憚將領之莽拜將軍九人皆曰虎爲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曰爲質時省中黃金萬斤者

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鈎盾臧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眾師古曰御府有令丞少府之屬官也

掌珍物中御府者皇后之府藏也平準令丞屬大司農亦珍貨所在也 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眾重怨無鬪意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匡持數千

弩乘堆挑戰鄧曄將二萬餘人從闕鄉南出棗街作姑師古曰闕讀與所由也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之六虎敗走史熊王況詣闕歸死莽

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師古曰六人敗走二人請闕自殺四人亡三虎郭欽陳翬成重收散卒保京師倉師古曰九人之中六人敗走三人保倉也京師倉在華陰灌北渭口也鄧曄開武關迎

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

曰弘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韓

臣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師古曰所至之處人皆來迎而降附也大

姓櫟陽申礪下邳王大皆率眾隨憲屬縣嚴嚴春師古曰屬縣三輔諸縣也嚴屬右扶風嚴讀與

屠門少之屬師古曰姓屠門名少眾皆數千人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曰爲京師小小倉尚未可下何況長安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即引軍

前漢九十九下

下

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
謀將度渭橋皆散走謀空還眾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椁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謂莽曰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為衛門置六百人各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人民間所謂都門也師古曰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師古曰行音下更反王邑王林王巡薨暉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漢兵貪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師古曰獲莽當得封故貪之而力戰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犇亡二日巳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謹竝和師古曰眾羣行謹而自相和也和音乎臥反燒作室門斧敬法闈師古曰敬法殿名也闈小門也謂斧斫之也諱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師古曰諱音火故反亦同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

官人婦女譟諱曰當奈何時莽紺衲服

師古曰譟古啼字也紺深青色而揚赤色也衲純也純為紺服也衲音均又弋句

反帶璽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拭於前

師古曰拭所以古時曰天文即今之用拭者也音式日時

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曰天生德於予桓離其如予何故莽引之以為言也

莽時不食少氣困矣三日庚戌晨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

服虔曰邪行閣道下者也師古曰除殿陛之道也椒取芬香之名也西出白虎門和新

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師古

曰罷讀曰疲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師古曰間關猶言崎嶇展轉也見其子侍中睦

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諱曰反虜王

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眾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弓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平薨暉王巡戰死莽入室下舖時眾兵上臺王揖趙博苗訢唐尊王盛中常侍王

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

治禮師古曰公賓姓也就名也以先經治禮故識天子綬也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間師古曰陬隅也

音子侯反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鬻分爭相殺者數

十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齋切干段也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

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師古曰舍止宿也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

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呂王憲得璽綬不輒上

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

擊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或切食其舌莽楊州牧李聖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聖

格死仁將其眾降已而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劔自刺死

及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為漢

兵所誅賞都大尹王欽及郭欽守京師倉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

皆封為侯大師王匡國將哀章降雒陽傳詣宛斬之嚴尤陳茂敗

昆陽下走至沛郡譙自稱漢將召會吏民尤為稱說王莽篡位天

時所亡聖漢復興狀茂伏而涕泣聞故漢鍾武侯劉聖聚眾汝南

稱尊號尤茂降之呂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十餘日敗尤茂并死

郡縣皆舉城降天下悉歸漢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為詩師古曰就發學詩建

至發降之後復稱說師古曰妄言符命不順漢建令丞相劉賜斬發呂徇史譙王延

王林王吳趙閔亦降復見殺初諸假號兵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既

斬王憲又揚言三輔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

下馳白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

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輔悉平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官府藏完

具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案堵復故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

明年夏赤眉樊崇等眾數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

更始降之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飢餓相食死者數

萬

十萬長安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唯霸陵杜

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天下艾安師古曰艾讀曰艾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呂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

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不仁之人假仁者之色而所行則違之朋

黨比周故能在家在國皆有名譽故贊引之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

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呂成篡

盜之禍師古曰肆放也極也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

處非所據顛覆之執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己黃虞復出也迺始

恣睢奮其威詐師古曰恣音呼季反滔天虐民窮凶極惡師古曰滔音漫也毒流諸夏亂延

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呂四海之內蹶然喪其樂生之心師古曰蹶然眾

口愁貌也音五高反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

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

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呂立私

議莽誦六藝呂文姦言師古曰呂六經之事文飾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炕龍絕

氣非命之運服虔曰易曰亢龍有悔謂無德而居高位也蘇林曰非命非天命之命也紫色應劭曰紫搥聲音也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為閏也師古曰搥者樂之淫聲非正曲也近分閏位問色搥邪

王之驅除云爾蘇林曰聖王光武也為光武驅除也師古曰言驅逐調除呂待聖人也聖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漢書九十九

漢書九十九

敘傳第七十上

師古曰自敘漢書以後分為下卷

漢書一百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菅中而虎

乳之師古曰菅雲菅澤也春秋左氏傳曰楚若敖娶於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菅中獸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

收之菅與夢同並音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樺如淳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構師古曰穀莫風反又音莫鳳反

故名穀於樺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曰為號師古曰子文之子音塗秦

之滅楚遷晉代之閒因氏焉師古曰遂以班為姓始皇之末班壹避陸於樓煩

時曰財雄邊師古曰國家不設衣服車旗之禁故班氏以多財而為邊地之雄豪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

歲曰壽終故北方多曰壹為字者師古曰馬邑人聶壹之類也今流俗書本多改此傳壹字為懿非也壹生孺

孺為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曰茂材為長子

令師古曰上黨之縣長讀如本字回生況舉孝廉為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地名農

令師古曰上黨之縣長讀如本字回生況舉孝廉為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地名農

都尉者典農事

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為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為健仔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

師古曰占度也自隱度家之曰數而著名籍也占音之瞻反況生三子伯旂穉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

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駝殿張晏曰親戚宴飲會同之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

為中常侍時上方鄉學師古曰鄉讀曰嚮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

於金華殿中師古曰金華殿在未央宮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

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為群在於綺襦統袴之間非其好也

晉灼曰白綺之襦水統之袴也師古曰統素也綺今細綾也並貴戚子弟之服家本北邊志節忼慨數求

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

李群輩報怨殺追捕吏師古曰報私怨而殺人吏追捕之又殺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

師古曰欲守定襄太守期音基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并奉

璽書印綬即拜伯為定襄太守師古曰即就也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

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

恩者師古曰請召也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師古曰酒食之具也供音居用反執子孫禮郡中益弛

師古曰弛解也見伯不用威刑故自解縱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

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師古曰齒為諸父尊之如師故曰父師迺召屬縣

長吏選精進掾史師古曰精明而進趨也分部收捕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及它隱伏旬日盡得

郡中震梟咸稱神明師古曰梟古栗字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

祖冢有詔太守都尉已下會師古曰同赴其所因召宗族各已親疎加恩施

散數百金北州已為榮長老紀焉師古曰紀記也道病中風師古曰中傷也為風所傷既至已

侍中光祿大夫養病師古曰受其秩俸而在家自養也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

后廢班婕妤供養東宮李奇曰元后成帝母進侍者李平為婕妤而趙飛燕為皇

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眠事師古曰眠古視字自大將

軍薨後師古曰王鳳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

前漢一百七

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服虔曰舉

滿栢有餘白瀝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

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酌者

浮以大白於是公乘談天大噓師古曰天古笑字也噓噓笑聲也音其畧時乘輿幄坐

張畫屏風師古曰坐畫紂醉踞妲已作長夜之樂上言伯新起數目

禮之師古曰目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虜伯對曰書云

迺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何有踞肆於朝師古曰肆所謂眾惡歸之

不如是之甚者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上曰苟不

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已告去也師古曰微子殷之卿士

流連也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式號式譁俾書作夜言醉酒號呼以畫為夜也流連言作詩之

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師古曰讜言放等不懌師古曰懌稍自引起更衣因

錯亂天命微子作誥告箕子比干而去紂其誥曰用沈酗于酒用式號式譁大雅所已

亂敗厥德于下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事見尚書微子篇式號式譁大雅所已

之入也譁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

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孟康曰長信太后宮名也庭林表宮中婦

表官各耳庭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閒顏色瘦黑師古曰閒班侍中本

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言輔聖德師古曰比類宜遣富平侯

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曰風丞相御史師古曰風奏富

平侯罪過上迺出放為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

尚未效張晏曰謂上所宜班侍中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戆如淳曰富平侯張

默然不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為少府師丹為光祿勳上於是

引商丹入為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如淳曰兩師皆

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

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

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游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師丹舉

賢良方正言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

每奏事師古曰於每奏校書之事旃師古曰謂不出之於群下受詔進讀羣書師古曰於天子前讀書上器其能賜已祕

書之副時書不布師古曰謂不出之於群下自東平思王師古曰此言東平王求書不得而旃復賜祕書明見寵異旃亦早卒有子

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師古曰此言東平王求書不得而旃復賜祕書明見寵異旃亦早卒有子

曰嗣顯名當世禪少為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

陶王為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師古曰盾讀曰九百官表云詹事之屬官也漢書儀云秩四百石主徹巡宮中禪獨

不敢荅師古曰言其慎哀帝即位出禪為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

與禪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旃而弟畜禪師古曰事旃如兄遇禪如弟旃之卒也修總

麻賻賵甚厚師古曰送終者布帛曰賻車馬曰賵賻音附賵音芳鳳反平帝即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

文致太平師古曰言欲臣文教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而禪無所

上師古曰不稱符瑞及歌頌琅邪太守公孫闓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

至兩郡諷吏民師古曰遺言祥應而隱除災害而劾闓空造不祥禪絕嘉應嫉害聖政

皆不道太后曰不宜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

哀也師古曰班婕妤有賢德故哀聞其家闓獨下獄誅禪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

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

咎師古曰罹遭也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已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師古曰論天子之過失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師古曰肆極也故自帝師安昌

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

莫不被文傷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

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之

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已駮譏趙李亦無間云師古曰雖谷永嘗有此言而意

專在趙李耳自餘劉向之徒又皆不論班氏也問非也音居竟反禪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

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曰下莫不造

門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師古曰老老子也嚴莊周也栢生欲借其書

栢師古曰栢譚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

栢師古曰栢譚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

栢師古曰栢譚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

栢師古曰栢譚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

栢師古曰栢譚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

栢師古曰栢譚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

栢師古曰栢譚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

栢師古曰栢譚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

栢師古曰栢譚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

然師古曰澹泊安靜也澹音徒濫反泊音步各反又音魄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漁釣

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不結聖人之罔師古曰結讀與桂同聖人謂周孔也不與驕君之餌應劭曰餌音六畜之畜師古曰餌古喚字也餌謂爵祿君所曰

制使其臣亦猶釣魚之設餌也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師古曰肆放也故可貴也今吾子已

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師古曰韁如馬韁也音薑伏周孔之軌躅鄭氏曰躅迹也三輔謂牛

蹄處為躅師古曰躅音丈欲反馳顏閔之極摯劉德曰摯至也人行之所極至既繫學於世教矣何用大道

為自眩曜師古曰言用老子莊周之道何為但欲以各自眩曜耳眩音州縣之縣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

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師古曰匍音扶匍音蒲北反恐似此類故不進

師古曰言不與其書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張晏曰固不欲言父諱舉其字耳

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壘擁眾招

輯英俊師古曰輯與集同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師古曰言盜賊擾亂如雲而起大者

連州郡小者據縣邑躡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

世然後迺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師古曰抑語辭將承運迭興在

於一人也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

五等諸侯從政師古曰言諸侯之國各別為政本根既微枝葉强大師古曰本根謂王室也枝葉謂諸侯故其

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執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已

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師古曰假音工假反借音子夜反哀平短祚

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

而不根於民師古曰言無據援是已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

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

桀芾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

四方求民之莫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皇大也上帝天也莫定也言大矣天之視下赫然甚明監察眾國求人所定而授之今民皆謳吟

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師古曰鄉讀曰嚮躡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

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

鹿劉季逐而掎之師古曰掎偏持其足也音居蟻反時民復知漢虐既感蹕言又愍狂

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曰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

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曰命禹師古曰事見論語泉于稷契咸佐唐虞師古

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師古曰言堯舜以文德相禪湯武以征伐代興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師古曰謂土會歸晉其處者為劉氏唐

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曰章赤帝之符由是言

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師古曰累然古累字

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

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師古曰不紀不為人所記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師古曰起也屈音其勿反

起也屈音其勿反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曰為適遭暴亂得奮其

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

已智力求也劉德曰神器墮也李奇曰帝王賞罰之柄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悲夫此世所已多亂臣賊子者

也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

寒道路師古曰隸賤隸思有裋褐之褻儋石之畜師古曰褻謂親身之衣也音先列反一說云衣破壞之餘曰褻儋石解在劇通

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

虐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

竊其權柄師古曰罹亦遭也音離勇如信布疆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

亨醢分裂師古曰質錐也伏於錐上而斬之也錐音竹林反又況么膺尚不及數子鄭氏曰膺音麼小也音灼曰此骨偏膺之

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棄梳之

材不荷棟梁之任師古曰棄即薄櫨所謂枿也梳梁上短柱也棄音節字亦或作節梳音之說反斗筭之子不秉帝王

之重師古曰斗筭言小器也解在公孫劉田傳笥音山交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師古曰鼎卦九四爻辭也餗食也音速不勝

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

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

家婦而世貧賤師古曰而汝也卒富貴不祥不如呂兵屬人師古曰屬委也意欲反事成少

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呂寧王陵之母亦見項

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

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

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呂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

侯夫呂匹婦之明師古曰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人一夫一婦當相配匹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

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師古曰春秋史書記事之總稱而況大丈夫之

事虐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

王之分決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師古曰王命論叙高祖之德及班氏漢書叙目所稱引事皆具見本

書不須更解以穢篇籍其有辭句隱互尋覽難知者則具釋焉浮汎之說蓋無取也

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

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呂信誠

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

赴師古曰嚮讀曰響如響之赴聲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

戊卒之言斷懷土之情師古曰洛陽近沛高祖來都關中故云斷懷土之情也斷音丁頓反高四皓之名割肌

膚之愛晉灼曰不立戚夫人子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

舉此高祖之大略所已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

劉媪任高祖而夢與神遇師古曰任謂懷任也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

而多靈有異於眾是已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

東游已厭其氣呂后望雲而不知所處師古曰厭音葉反始受命則白蛇分西

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

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

瑞不同斯度劉德曰厭當也師古曰音一涉反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師古曰昧貪也外不量

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

之誅師古曰鈇音方于反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師古曰若順也超然遠覽淵然深識

師古曰鈇音方于反

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已味道之腴師古曰共讀曰蒸腴肥也神之聽之

名其舍諸師古曰舍廢也諸之也言修志委命則明神聽之祐以福祿自然有名永不廢也賓又不聞蘇氏之璧韞於

荆石師古曰蘇古和字也韞亦韞也音於粉反隨侯之珠臧於蚌蛤虜師古曰蚌即蚌字也音平項反蛤音工人反歷世莫

眊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龍潛於潢汗

魚龜媠之師古曰應龍龍有翼者潢汗停水也媠謂侮狎之也潢音黃汗音烏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

荒而踈顛蒼也師古曰踈以足據持也顛顛天也元氣顛汗故曰顛天其色蒼蒼故曰蒼天踈音戢故夫泥蟠而天飛者

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蘇隨之珍也皆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真

也師古曰時闇也若迺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豪分師古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離婁明

目者也眇師古曰時闇也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權巧於斧斤師古曰逢蒙古善射者也班輸

與公輸氏為二人也皆有巧藝也古樂府云誰能師古曰逢蒙古善射者也班輸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

千鈞師古曰良王良也樂伯樂也軼與逸同相和馬也馭善馭也烏獲壯士也蘇鵠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

孟康曰研古之善計也桑桑弘羊也師古曰和秦醫和也鵠扁鵲也研計研也一說計倪亦曰計然垠厓也僕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

爾自娛於斯文師古曰密靜也安也

卷之四

七

叙傳第七十上

黃川地鳳尊
氏書

叙傳第七十下

漢書一百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固曰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
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師古曰德為百王之上也故曰巍巍乎其有成

功煥乎其有文章也師古曰此篇論語載孔子美堯舜之言也漢紹堯運曰建帝業至於六世

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師古曰謂武帝時司馬遷作史記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

項之列太初曰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師古曰纂與撰同輯與集同曰

述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

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師古曰固所撰諸表序及志經典之義在於是也為春秋考紀表志

傳凡百篇師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其叙曰師古曰自皇矣漢祖曰下諸叙皆班固自論撰

漢書意此亦依放史記之叙目耳史遷則云為其事作其本紀其列傳班固謙不言然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為漢書叙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為漢書述失之遠矣擊虞尚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

漢迪於秦有革有因劉德曰迪至也捕舉僚職並列其人晉灼曰捕音羅捕之捕師古曰捕音才戶反謂大略也

述百官公卿表第七

篇章博舉通于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叙述古今人表第八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張晏曰數之元本起於初九之一也產氣黃鍾造計秒忽劉德曰秒禾芒也忽蜘蛛網細度量權衡歷算

道出師古曰道古倣字也倣所也官失學微六家分乖劉德曰六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歷也壹彼壹此庶研

其幾述律歷志第一

上天澤春雷奮作劉德曰兌下乾上履坤下震上豫履禮也豫樂也取易象制禮作樂師古曰易象曰上天澤履雷出地奮豫故具引其文先

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衛荒淫風流民化泐泐紛紛師古曰言上風既流下人則化也泐泐流移也紛紛雜亂也泐音莫踐反

略存大綱曰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

雷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劉德曰震下離上噬嗑利用獄雷電取象天威也師古曰易象辭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故引之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師古曰不詳謂不盡用刑之理

也周書呂刑曰告爾詳刑吳孫狙詐申商酷烈師古曰狙音千豫反濞章九法太宗改作張晏曰改除肉刑也

輕重之差世有定籍述刑法志第三

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

已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摧古今監世盈虛師古曰揚舉也

推引也揚推者舉而引之陳其趣也推音居學反述食化頁志第四

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豐季季

末淫祀營信巫史鄧展曰營惑也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氏曰臚代山季氏旅於太山是也應劭曰僭時秦文公造四時祭天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聲相近其義一耳放誕之徒緣間而起師古曰謂方士言神仙之術也瞻前顧後正

其終始述郊祀志第五

炫炫上天縣象著明師古曰炫炫光耀之貌音胡晒反縣古懸字日月周輝星辰垂精百官立

法宮室混成張晏曰星辰有宮室百官各應其象以見各徵也降應王政景日燭形張晏曰王政失於此星辰變於彼猶景之

象三季之後厥事故紛師古曰三季三代之末也故失也紛亂也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

形三季之後厥事故紛師古曰三季三代之末也故失也紛亂也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

三十六

王孫羸建廼斬將雲廷許禹福逾刺鳳師古曰逾遠也是謂狂狷敞近其

衷師古曰衷中也論語稱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此言朱雲以上蓋狂狷耳云敞之操近於中行也衷音竹仲反述楊胡朱梅云傳

第三十七

博陸堂堂受遺武皇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堂堂乎張也蓋美子張儀形盛也故引之擁毓孝昭末命導揚

龍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子而亡師古曰陰謂覆蔽之稔疾狄孛虔恭忠信師古曰旬

奕世載德貶于子孫師古曰貶延也音弋歧反述霍光金日磾傳第

三十八

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師古曰皤皤白髮貌也音蒲何反巨不濟可

上諭其信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晏子對齊景公曰君所謂可而有不焉臣獻其不以成其可此叙言宣帝令擊西羌充國不從固上屯田之策也武賢父

子虎臣之俊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郅支陳湯誕節救在三折師古曰三折謂劉向谷永耿育皆訟救湯也師古曰誕節言其放縱不拘也會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傳常鄭甘陳段傳

第四十

不疑膚敏應變當理劉德曰膚美也敏疾也言於闐下卒變定方遂詐非衛太子也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殷士膚敏謂微子也故引以為辭辭

霍不婚遂遁致仕師古曰遁讀與巡同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

考廣德當宣近於知恥晉灼曰當宣帝時始仕至元帝時以歲惡民流便乞骸骨去此為知恥師古曰此說非也當為平富也宣彭宣也言廣德平當述雋疏于薛平彭傳第

四十一

四皓遯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應劭曰爵祿不能營其志威武不能屈其身也易曰不可榮以祿又曰確

吉困于賀涅而不緇禹既黃髮已德來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不

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詡近遯

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之好應劭曰易曰好遯君子吉言遭暴亂

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凡漢書叙帝王

張晏曰十紀也

列官司建侯王

張晏曰百官表及諸侯王表也

準天地統陰陽

張晏曰

曰準天地天文志也統合也陰陽五行志也

闡元極步三光

張晏曰闡大也元始也極至也三光日月星也

分

州域物土疆

張晏曰地理及溝洫志也

窮人理該萬方

張晏曰人理古今人表萬方謂郊祀志有日月星辰天下山川人鬼之神

六經綴道綱

張晏曰藝文志也

總百氏贊篇章

師古曰贊明也

函雅故通古今

張晏曰包含雅訓之故及

古今之語正文字惟學林

師古曰信惟文學之林藪也凡此總說帝紀表志列傳備有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術藝文章汎而言之盡在漢書耳亦不皆如張氏

也述叙傳第七十

叙傳第七十下

漢書一百

